中國文學叢書

中國小說概論

胡懷琛編著

世界書局印行



中國文學叢書編輯旨趣

近年來關於中國文學的出版物，眞正是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可是大部頭的著作，仍舊是寥若晨星。我們深深地感覺：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和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大綱，不是一件東西，前者是以時間性爲經以體類爲緯；後者是以體類爲經以時間性爲緯，這兩部書的功用是互相發明缺一不可的。本叢書的編輯，就是以中國文學大綱爲對象，供讀者對於中國文學有完整的知識和確切的了解。

從前中國人論文學經史子集包羅殆盡；顯然是不明瞭文學的涵義和範圍所致。近來學者著書，喜用截斷衆流的方法議論自然有很多獨到之處，可是對於整個的文體或作風，不免有忽視之處，譬如駢體文是我國文學中特殊的產物，雖然不免有貴族文學之誚，然而他也有相當的歷史與價值，一筆抹殺似乎可惜；又如明人的詩文，是模仿因襲居多，我們不妨敍述從簡，也不必完全拋棄，以便得觀我國詩文之全，這也是編輯本叢書的小小旨趣例。

關於文學的分類，我們注重體裁、淵源和演變各方面，至於作家和作品的批評，我們注重整個的作風，和各別的作風。一切批評都採用客觀的態度，不涉成見。

本叢書共分八編：（一）中國文學概論，（二）中國散文概論，（三）中國美文概論；（四）中國詩詞概論，（五）中國小說概論、（六）中國戲劇概論，（七）中國文學思潮，（八）中國文學批評。合之則爲文學大綱，分之則爲各別的文體專論。草創伊始，還望高明的作家，忠實地指導爲幸！





劉麟生主編

中國文學叢書

書名	著者	職銜
中國文學概論	劉麟生	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國學系主任
中國散文概論	方孝岳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教授
中國駢文概論	瞿兌之	南開大學國學教授
中國詩詞概論	劉麟生	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國學系主任
中國小說概論	胡懷琛	上海持志學院教授
中國戲劇概論	盧冀野	河南大學詞曲教授
中國文學思潮	蔡正華	聖約翰大學國學系主任
中國文學批評	方孝岳	中山大學中國文學教授

世界書局印行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本書定名為中國小說概論，內容所要說到的，當然是中國小說的一般的情形。

我們要講中國小說，我們的第一個難解決的問題，就是：「甚麼是中國小說？」這個問題，我才提出來也許有人要說是笑話。「你讀了這許多年的書，難道還不曾知道甚麼是中國的小說！三國志演義，不是中國的小說麼？水滸傳不是中國的小說麼？聊齋志異，不是中國的小說麼？難道這些書你還不知道！至於搜神記、神仙傳、新序、說苑，那些小說更不必談！」

我道：你且慢談！讓我問你。三國志演義、水滸、聊齋等書，和現代通行的小說，體例是不是相同？這個，我敢說是不相同的。

現代通行的小說，實在是從外國移植過來的一種新的東西，在中國原來是沒有的。只不過

因爲他略和中國的所謂小說大概相像，所以就借用「小說」二字的名稱罷了。

現代講文學的人，大概都是拿外國的所謂小說做標準，拿來研究或整理中國的所謂小說。這實在是個新的辦法。因爲我們假定立在這個立場，竟可以說：中國在「五四運動」以前沒有小說。

說中國沒有小說麽？「小說」兩個字早已有了。在莊子中已經有了「小說」兩個字。而且在漢書藝文志中也有謂「小說家」和「儒家」「道家」等並列爲十家。漢志中又列擧了一大批古代的小說書目。晉、宋以後的小說作品，更多到不可勝數。怎麽好說中國在「五四運動」以前沒有小說咧？這個問題，豈不是很難解決麽？其實也不很難。我們只要認淸他們是「同名異實」。所謂同名異實，就是同用著「小說」兩個字做名稱，實際上是兩樣東西。

這個困難之點，我們先把他弄淸楚，我們開口講中國小說，就不至於有錯誤了。

不但是中國古代的小說，和中國現代的小說（就是受過西洋文學的洗禮而創造的小說）是同名異實；就是在中國古代的小說中也有同名異實的。例如宋、元以後的水滸，三國演義等和

宋元以前的小說是不是相同?然而他們都叫做「小說」而且舊的文學家，把一切筆記，叢談，及其他的零碎的作品，都稱為小說。弄得小說的範圍十二分的廣泛。結果是教整理中國小說者無從下手。於是思想比較新的人，就索性說中國沒有小說，在「五四」以前沒有小說，或認為雖有小說，而毫無研究的價值，把他一筆鈎銷了不提。如單在創作方面說，儘管可以如此；若在文學史方面說，這種辦法，就不行了。

我以為種種困難問題，都是因為不曾看清「同名異實」而產生的所以研究整理中國的小說，對於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

現在我這一册中國小說概論，就注重於這一點，把自周、秦到現代的所謂「小說」的同名異實之處，作一個有系統的說明，使後來研究的人，得到一點便利。但這是一種嘗試的工作。究竟成功不成功，這時候我自己還沒有把握。

至如關於中國小說所必要知識，在這一册書中，大概也都說到，以符合中國小說概論的名稱。

第二章　中國古代對於小說二字的解釋

「小說」二字，在中國的古代早已有了，在二千年前早已有了。但是在那時候，「小說」二字的涵義，和現代通行的「小說」二字的涵義，完全不同。

「小說」二字，在中國的古書中，曾見於莊子。他說：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也亦遠矣。

「小說」二字又見於荀子，只不過把他們分拆開來罷了。他說：

故智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

莊子將「小說」與「大達」對稱；荀子將「小說」與「道」對稱，又將「小家」與「智者」對稱：這就可以見得他們是怎樣看不起小說。文人看不起小說，自戰國時起，一直到清末為

止，竟成了一種傳統的思想。

在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中，雖然把「小說家」在「十家」中佔了一個地位，究竟把「小說家」放在「九流」以外，和「九流」共稱十家，在無意中表示小說家的地位比其他各家更要低一些。班固對於小說家的說明道：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這裏班固引孔子的話，以解釋小說，而又自加按語。孔子的原文，是至「是以君子弗爲也」爲止，班固加上「然亦弗滅也」一句，比較的算是更看重小說了。孔子所說的「小道，」原不是單指「小說」而言；然當時所謂「小說，」也就包括在「小道」之內。

據以上所引莊子、荀子、漢書藝文志的話，可見中國古代對於小說的觀念的一斑。究竟「小說」二字在古代的涵義是怎樣？怎樣換一句話說，古代對於「小說」「二字是怎樣的解釋？這個，我們

但從「小說」二字的本身也可以看得出。

「小」就是不重要的意思。「說」字，在那時候和「悅」字是不分的。所以有時候「說」字就等於「悅」字。用在此處，「說」字至少涵有「悅」字的意思。「小說」就是講些無關緊要的話，或是講些笑話供給聽者的娛樂給聽者消遣無聊的光陰，或者討聽者的歡喜。這就叫做小說。當時不稱爲「小語，」不稱爲「小言，」不稱爲「小記，」而稱爲「小說，」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假定古代對於「小說」二字的解釋是如此，那麽我們可以知道莊子、荀子、班固爲甚麽看不起小說了。我們更可以知道古代的文人爲甚麽都看不起小說了。中國文人把小說看得重要，還是在前清末年受了西洋小說輸入中國的影響，才把小說看重的。

上面所引的莊子、荀子、班固的話，話中間有幾個專門名詞，現在把他們在這裏分別解釋一下。

小說　凡是一切不重要，不莊重，供人娛樂，給人消遣的話稱爲小說。這雖以故事爲多，但不一定限於故事，非故事也可叫小說。

珍說　和後世常用的「珍聞，」「奇聞，」「奇談」等名詞差不多。

小家　是對於「智者」而言。換一句話說，是對於正式的「學者」而言。

小說家　同上。

稗官　「稗」是「小」的意思，「稗官」是「小官」的意思。「稗官」是周初或周以前的一種制度，由國家派了這些官在民間採訪風俗，調查社會狀況，報告給政府，政府根據這些報告，可以知道民間的情形。這些報告的本身就成了小說。這些人稱爲「稗官」。後世稱小說家也常常借用「稗官」二字；稱小說也常稱爲「稗史。」

我們讀了上面的話，我們可以知道古代對於「小說」二字的解釋是怎樣了。我們也可以知道舊式的文人爲甚麼看不起小說了。

有人問我道：「你在前面說：這雖然以故事爲多，但不一定限於故事，非故事也可叫小說。非故事爲甚麼也叫小說呢？」我答道：「這原是古人的錯誤。但在當時候的確有這樣的情形。你現在且不要管，請你讀完了本書的第三章，你就可以知道。因爲第三章中曾說到這一點。」

第三章　古代所謂小說

第一節　總論古代所謂小說

這裏「古代」二字，是指自周、秦到隋這一個時期而言。因為到了唐代，已有「傳奇」這個專門名詞，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品。到了宋代，又有「平話」這個專門名詞，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品。從周、秦、兩漢、晉、南北朝、直到隋，所有的這一類的作品，只好通稱為「所謂小說」所以在這本書裏也把一個長期劃成一個時代。

關於「傳奇、」「平話，」分別在下文說明，這裏單說古代所謂小說。

在這個時期，「小說」二字是漫無界限的，這已如前章所言。今揀其中比較似乎是小說的

分別說明如下。

第二節　存在經史子中的小說

根據前一章的話，在莊子、荀子中已有「小說」二字了。但在那時候，沒有所謂小說的專書，（漢書藝文志中所開的書目，也有周、秦時的作品，但情形複雜，下文另詳）現在我們要看那時候所謂小說，只好往「經」「子」「史」中間去找。（當史中更多）先說「經」中的小說罷。

齊人妻妾（孟子）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早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至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

妾。

苛政猛於虎（檀弓）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這都是所謂「經」中的小說。再說「史」罷。

戰國策原是史類中的一部書。在我們看，大半可以說是小說。今舉兩例如下：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則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措非也，國家爲虛而社稷不

血食，然則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策）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恆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印迎於齊。甘茂辭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秦策）

這裏爲篇幅所限，不能多舉例，好在戰國策這一部書，是極普通的，讀者只要讀過這部書就可以知道，也不必多舉例證明。再看後世的列國志，七國演義等小說，都是從左傳，國語，戰國策這些書中取來的材料。我們這一點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周、秦時候所謂「史」中所包涵的小說了。

以上是說「史，」現在再說「子」罷。

顏闔（莊子）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讓王）

酤酒者（韓非子）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同懸）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

令孺子懷錢挈壺罋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外儲說右上）

這都是所謂「子」中的小說。有的是「寓言」，有的是「重言」，「寓言」「重言」這兩個名稱見於莊子。所謂「寓言」就是自己造出來的一個故事；故事中的人物隨便說是齊人，是楚人，是鄭人，是宋人或假造一個名字。所謂「重言」也是自己造出來的一個故事；而故事中的人物，卻借用一個古人的名字。例如莊子讓王篇中有孔子、顏回、曾子等人的故事。這些都是所謂「重言」。「重言」就是借用古人的名字，而使這故事更爲人所重視的意思。有些「重言」，故事完全是由作者造出來的。有些「重言」，故事一部分是眞的而另一部分是由作者加上許多假者，使他格外的動聽。也有些「重言」將某甲的故事，說成是某乙的故事，這當然是乙比甲更有名，所以要用乙的名字。

總之，「經」「史」「子」中都有小說。在「史」中的以實在的故事爲多；在「子」中的以「重言」、「寓言」爲多。而在「經」中，則孟子中多「寓言」，左傳爲實在的故事。

現在我們再要說明一件事：就是在周、秦時，以及西漢時他們所稱爲「說」的，並不必一定

是故事。例如韓非子書中有內儲說、外儲說等篇，淮南子書中有說山、說林等篇，這種命名，恰等於後世的說海、說庫等名稱。然內容並不全是故事。西漢末年劉向所輯的說苑，一共二十卷，其他都是故事，只有第十六卷獨不是故事，只是零碎的關於理論的話。但他們都稱爲「說」。

從這一點，可以知道這個時期的所謂「小說」或所謂「說」，他的界限是很寬泛的了。

第三節　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目錄

我們要知道西漢以前的小說是怎樣，我們除了從所謂「經」「史」「子」中找出一些我們認爲是小說的作品以外，我們再要看一看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目錄。

班固著漢書，創爲藝文志一門，藝文志中又有小說一類，開列了一大批小說目錄，使我們藉此可以知道西漢以前的所謂小說的情形。今將其目錄抄錄如下：

伊尹說二十七篇（原註：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原註：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原註：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原註：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原註：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記也。）

務成子十一篇（原註：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原註：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今按：卽宋銒。孟子作宋牼。今其書，淸馬國翰有輯本。）

天乙三篇（原註：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原註：迂誕依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原註：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原註：武帝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待詔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爲未央之術。）

臣壽周紀七篇（原註：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原註：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書以周說爲本。師古曰：古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篇，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如今計算爲一千三百九十篇。）

以上班固所開的一大批書目，到現在一部也不存在，只不過留著這些目錄，供給我們做一種參考的材料罷了。

這些原書，不但是我們不能看見，說不定連班固自己也沒有看見，因爲班固的藝文志是根據劉歆的七略及劉向的別錄而成的，可以說，未必是看見原書。原書在劉向校書以後就散失了。但我們可以說：劉向是曾經看見過的。

然而我們也有一種推測，說這些書的原本，在劉向校書以後就散失了，但是這些原書中的故事，有一大部分，至今還存在，是改頭換面的存在劉向所輯的說苑、新序等書中。這個詳細的情

形，等我在下一節再說。

第四節　劉向所輯的古小說

原來劉向是西漢的著名學者，他在漢成帝時，校書於天祿閣。所謂天祿閣，是當時候國家藏書之所，恰等於今日的國立圖書館，劉向恰等於今日的國立圖書館館長。當時經劉向所校定的書，他都做了「提要。」他又輯了五種小說：

(1)說苑，(2)新序，(3)列女傳，(4)世說，(5)百家。

這五種書的內容如何，等我在下面分別開來細講。現在單說：這五種書一般人都以爲是劉向的創作；其實並不一定是他自己作的，只不過是從那些古小說（漢書藝文志中所載小說）中選出來的。這是古人著書的通例，不足爲奇。如此說來，因爲說苑、新序、列女傳三書今尙存在，可知古小說至今尙存在。只不過存在劉向的書中，並不是他們的原本罷了。

現在再把這五種書，分開來說一說：

(1)說苑。這是劉向所輯錄的一種。共二十卷，所記的大概都是周、秦到西漢時的故事。只有第十六卷不是故事。此書被漢書藝文志列入「儒家，」其實是小說。至今仍舊存在。

(2)新序。這是劉向所輯錄的又一種。共十卷，內容也和說苑差不多。漢書藝文志也把他列入「儒家。」至今仍舊存在。

(3)列女傳。這是劉向所輯錄的又一種。共八卷，所記多係女子故事，從虞、舜二妃起，到西漢時止。漢書藝文志也把他列入「儒家。」至今仍舊存在。而且後來也有人把書中的故事繪了圖，又有人把原文加了註。流行得更普遍了。

(4)世說。這是劉向所輯錄的又一種。原書今已失傳。不知內容如何。但在南北朝時，另有劉義慶所著的世說新語，而世說新語這個名稱，是因襲世說而來的，可以知道他們的性質是差不多。（世說新語另詳見於後面。）

(5)百家。這是劉向所輯錄的又一種。漢書藝文志列入小說。說是百三十九篇。但不曾說是劉向輯的。那麼，我們何以知道是劉向輯的呢？因爲劉向所作說苑序上有幾句道：「臣向所校

中書，說苑雜事，除去與新序重複者，其餘淺薄不中義，別集以爲百家。」因此我們知道百家是劉向所輯的。又因這篇序只在「宋本」說苑上有的，今通行本說苑缺去此序，所以知道的人更少。

百家原書早已失傳，但是最近我從他書中找到兩條百家的「佚文。」這也可算是小說史中的一種珍貴的材料。今把他附錄在這裏。這兩條原被應劭的風俗通義所引，（但今已成佚文）纔被藝文類聚轉引，因而保存到現在。雖然是極簡的兩條，但是在小說史上，確有相當的價值。現在我們且看他的原文罷！

公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匣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般遂施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周密也。

宋城門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見，但就取之。

後一個故事，又見於呂氏春秋、孝行覽、必己篇；及淮南子、說山篇；但皆謂「係遺失珠寶於池中，汲水求珠，因而殃及池中之魚。」和百家所記的大同小異，或是由一個演化成兩個。

又按，至今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諺語。這諺語的出處，就是在百家上。

第五節　山海經與穆天子傳

除了前兩章所說的那些古小說以外，現在再要說兩部古小說，就是山海經和穆天子傳。山海經原是一部古代的神話一類的書，又似乎是一部古地理書。舊說是禹、益作的，這當然是不可信，但是他的產生的時代，卻是很早。不過，在晉以前，並不爲人所注意，直到晉人郭璞，把他加了註解以後，才盛行起來。陶淵明的詩道：「流觀山海圖，」在那時候已有人把山海經中的人物繪成圖畫了。山海經的內容分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東山經、中山經、海外南經、海外西經、海外北經、海外東經等十八篇（篇目亦古今不同，今依照今所存本爲準。）每篇所記的都是各該地方的山水，以及奇形怪狀的鳥獸、草木並神或人。如西山經中的一段云：

……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於四海，其音如「榴。」……

又如北山經中的一段云：

……涿光之山，……囂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河。其中多鰼鰼之魚，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不癉。……

今舉兩例如此，其他大概相似。至如海外南經中有所謂「厭火國，」「三毛國，」「貫胸國，」「交脛國，」「歧舌國，」「長臂國，」「三首國」等，海外西經中有所謂「三身國，」「一臂國，」「丈夫國，」「女子國，」「白民國」等，種種奇形怪狀，荒誕不可究悉。

山海經究竟是何人作的？我們不能知道。大概是一部古代的「神話化」的地理書，又不是一手作成的，是經過若干人的增補重編而成的。因爲他涵有很豐富的小說的趣味，所以自晉以來，人家都把他當小說看。

山海經和後世的小說的關係也很深。例如後來的神異經、海內十洲記等書，都是從山海經演化出來的。神異經及海內十洲記，都題爲東方朔作，其實是假託的，不知爲何人所作。清人李汝珍的鏡花緣，託言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遊歷海外，到過許多的奇怪的國，如「大人國，」「小

人國，」「兩面國，」「君子國，」「白民國，」「黑齒國」……等，也都是從山海經演化出來的。

穆天子傳也是一部古小說，不知是何人作的。在晉太康二年，從汲郡魏襄王的墓中發現出來。在陶淵明時已流傳得很普遍了。陶淵明的詩道：「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我們從這兩句詩裏，可以看出淵明的蕭閒自在，沈醉於小說之中的情形，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候山海經和穆天子傳在社會上流傳的情形。

穆天子傳的內容是記周穆王西遊的故事，說他乘著八駿所駕的車子行到西王母國，西王母招待他在瑤池喝酒。也涵有很豐富的小說的趣味。周穆王眞有這人，但如傳中所說的所到過的地方，未必全是實事。但這部書卻是古小說中的一部名著。

第六節　西京雜記及其他

現在再說一說西京雜記。西京雜記是記西漢京都的零碎事情，可以說是「雜史，」也可以算是小記。原題漢劉歆作。明孔天胤刊本題晉葛洪作。（四部叢刊卽根據此本影印。）清張海鵬

學津討源本亦題晉葛洪作，但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及清四庫總目提要皆謂係南北朝時吳均作，託言葛洪得劉歆漢書遺稿而成。大概此書亦非成於一人之手，題任何一人之名，都是不對的。

在南北朝時，和他同性質的書，有宋拾遺十卷，梁謝綽作。又有瑣語一卷，梁顧協作。今皆失傳。書目見於隋書經籍志。到唐代更多，如朝野僉載、（張鷟作）如開元天寶遺事、（王仁裕作）如大唐新語、（劉肅作）如明皇雜錄（鄭處誨作）等都是。以後每個時代都有，在民國初年極流行的所謂「掌故小說」就是這一類的書。

第七節　搜神記神仙傳及其他

在晉代更有兩部著名的神話，都是晉人所作，而爲晉以前的神話「集成」──一是搜神記，一是神仙傳。

搜神記二十卷，（足本二十卷，也有非足本的。）干寶作；神仙傳十卷，葛洪作。

寶字令升，新蔡人，作搜神記，劉惔稱之爲「鬼之董狐。」相傳「寶父有寵婢，而母性妬，父死，

母推婢入父棺中，後葬父，婢猶未死，能說鬼怪事。寶又有兄，病死復蘇，也能說鬼怪事。寶因撰作搜神記。」這雖然是無稽之談，全不足信，然在當時有這種傳說，可以想見干寶這人的旨趣了。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少好道，元帝辟爲掾，平亂有功，賜爵關內侯，後歸隱學仙，著有抱朴子、神仙傳等書。

這兩部書雖然都是神話：但搜神記兼說妖怪、鬼魅、神仙；而神仙傳則專說神仙。搜神記偏於民間傳說；而神仙傳則全是文人化的神仙故事。搜神記能搜集許多古代的樸質的民間傳說，保存到現在；而神仙傳則有很好的思想。這是兩部書的不同之點。現在各錄原文一二則如下，以見一斑。

張奮（搜神記）

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鄰人阿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黄衣，升堂呼曰：「細腰！」細腰應諾。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靑衣者，次之，又

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爲誰？」曰：「金也。在西堂壁下。」「青衣者爲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爲誰？」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復爲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古巢老姥（搜神記）

古巢，一日江水暴漲，尋復故道。港有巨魚，重萬斤，三日乃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獨不食。忽有老叟曰：「此（指魚）吾子也。不幸罹此禍。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姥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姥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爲湖。

魏伯陽（神仙傳）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和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曰：「丹雖成，然先宜與犬試之。若犬飛然後人可服耳。若犬死，卽不可服。」乃

與食之。犬卽死。伯陽謂弟子曰「作丹惟恐不成。今旣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路，委家入山，不得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乃服丹。食口卽死。弟子顧視相謂曰「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當奈此何？」獨一弟子曰「吾師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無意也？」因乃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所以得丹者，欲求長生耳！今服之旣死，焉用此爲？不服此藥，自可更得數十歲在世間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納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道逢入山伐木人，乃作手書與鄉里人，託寄謝二弟子。乃始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之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註之，殊失其旨矣。

孫博（神仙傳）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淸才，能屬文，著書百餘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好道，治墨子之術。能令

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數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則焦枯，更指，還如故。又有人亡奴藏軍營中者，捕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之。」於是博以一赤丸子擲軍門。須臾，火起燭天。奴果走出。乃捉得之。博乃復以一青丸擲之，火卽滅，屋舍百物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燒，他人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臾，自止之方止。行水火中，不沾灼。亦能使千百人從己蹈之，俱不沾灼。又與人往水上布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水上。又山間石壁，地上盤石，博入其中，漸見背及兩耳，良久都沒。又能吞刀劍數十枚，及壁中出入如孔穴也。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如故。後入林慮山服神丹而仙去。

在神仙傳之外，另有列仙傳，題爲劉向作，實係假託，不知爲何人所作。當時候和搜神記同性質的書，有東陽無疑的齊諧記，吳均的續齊諧記。在唐以後，一切講妖怪、鬼魅、神仙的小說，都是這一類。

第八節　世說新語及其他

在這時期，再有一部名著，就是世說新語。此書為劉宋時劉義慶所作。義慶為宋宗室，封為臨川王，故其書上題為臨川王義慶而不具姓。這書的內容是記三國到晉、宋之間的名流逸事。每一條雖只是寥寥數筆，卻是風趣永雋，不但其逸事為人所樂聞，即其文字亦為人所樂誦。今錄一條為例如下：

明帝

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汝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

在當時候，同性質的書有裴期的語林，（見隋志）孔思尙的語錄（見新舊唐志）等。以後仿作的人也很多。

第九節 總結古代所謂小說

從周、秦、漢、魏、晉、南北朝到隋，所謂小說，不過是如此而已。若說「小說」自有其所謂「小說」的體裁，那麼在這個時期，實在是不能自成爲一種體裁；換一句話，就是和一般的紀事的文沒有分別。直到唐代的「傳奇」產生以後，才能自成爲一種體裁。到宋代的「平話」產生，又能自成一種體裁。

關於「傳奇」和「平話」的話，在下面分開來細講。讀者讀到那裏，自然可以知道他們的體裁是怎樣的了。

在這個時期中，只有世說新語一書比較的最特別。他在篇幅的結構方面，是毫無可言；但在描寫各個人的舉止、語氣，能描寫得惟妙惟肖，可以資談助，起文興；這一點是爲其他各書所不及的。至於篇幅的結構，是大家都沒有的。

我們研究古代小說發展的過程，對於這一點，應當特別注意。

第四章 唐人的傳奇

第一節 傳奇二字的由來

唐人所作的短篇小說，稱爲「傳奇，」在今日已成爲一個普遍的名詞了。在當時候並不是一個普通名詞，乃是一個專名。就是裴鉶所作的一部小說題名叫「傳奇，」後來就慢慢的把「傳奇」二字，當作一切的唐人的小說的名稱。

陳后山詩話云：「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名也。」這是宋人對唐人的小說，通稱「傳奇。」

陶南村輟耕錄云：「唐有傳奇，宋有戲曲，諢詞，小說，金有院本，雜劇。」這是元人對唐人的小

說，通稱「傳奇。」

不過到了明、清時劇本也稱「傳奇，」如桃花扇、長生殿都稱「傳奇。」這完全是另外一件東西，體裁和唐人的「傳奇」毫不相同。稱唐人的小說叫「傳奇，」在現代講中國文學的人，大概都用這個名稱；同時候，對明、清人的戲曲，已不稱爲「傳奇。」這樣已不會混亂了。所以我在這本書裏，也就採用這個名稱，拿來稱唐人的小說。

裴鉶這個人的名字，不見於史傳。只有唐詩紀事說：「乾符五年，鉶以御史大夫爲成都節度使副史。……」全唐文說：「鉶，咸通中爲靜海軍節度使高駢掌書記，……後官成都節度使副使。……」按，咸通爲唐懿宗年號，共十四年。（自公曆八六〇到公曆八七三年）乾符爲唐僖宗年號，乾符五年爲公曆八七八年。他爲高駢掌書記時，至早總在二十歲以後，可知他是生在武宗時，或文宗時。確實的生卒年代，是不可考了。

傳奇共三卷，唐志、宋志皆著錄。今久已失傳。但太平廣記中曾收錄數篇，得以保存到現在。其

中以崑崙奴、聶隱娘兩篇爲尤佳。聶隱娘又見於袁郊的甘澤謠。今從太平廣記說，認爲是傳奇中之一篇。

第二節 傳奇的體制

所謂「傳奇，」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呢？原來「傳奇」就是用文言寫的短篇小說。他的特性，有可以說明的幾點如下：

(1)每件少則幾百字，多則一二千字。尤以一二千字以上獨立成篇的爲佳。

(2)每件包涵一個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大概不外乎是神仙，妖怪；才子，佳人；武士，俠客。

(3)獨立成篇的，每篇自首至尾，有很精密的組織。

(4)詞藻很華麗，很優美。

(5)和紀事的「古文」不同。古文中的事「眞」的部分多，「假」的部分少。傳奇則和他相反，「眞」的部分少，「假」的部分多，甚且全是假的。詞藻比「古文」更濃厚。描寫得比

「古文」更深切細膩。獨立成篇的篇幅，也比「古文」爲長。所以他和紀事的「古文」絕不相同。

今錄李娃傳於此，以見「傳奇」體制的一斑。再者，李娃傳和後面第五章第二節也有關係。可以參看。這個例可說是一舉兩得。

李娃傳　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儁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覺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游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

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勑取之。累眄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叩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玆地方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遂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敍寒燠，觸類姸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聞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

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娃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幃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小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

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而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宏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我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疏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之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

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明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以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轝之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

顯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之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婿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楚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

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衣裘，裘有百結，襤褸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入於糞壤窟室，晝則遊廛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則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走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卻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本末，禍

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佑，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服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凊，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時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

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以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痛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某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

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仕皆與生爲代，故暗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第三節　傳奇產生的時代

唐人的「傳奇」產生在甚麼時候呢？「傳奇」之「名，」雖然到裴鉶時才有；但是「傳奇」之「實，」早已有了。

那些篇幅短的，固然是因襲唐以前的所謂「小說」而來的；就是篇幅長的產生的時代也很早。查太平廣記所載，有隋、唐間王度所作的古鏡記（二百三十）有唐初歐陽紇所作的白猿傳，（四百四十四）都是很早的。又有初流傳在日本今已取回中國的張文成所作的遊仙窟，也是武后時的產物。不過在初期是極少見的，到大曆以後才大量的產生。（公曆七六六年以後）直到五代，還是很盛。例如著名的一篇虬髯客傳就是五代時的道士杜光廷作的。（或誤認爲張

說作）到宋以後，就衰了。雖然也有彷作的，但不能佳，最好的也不能超過唐人。下文另詳。

第四節　傳奇的傳播和保存

唐人的「傳奇，」除了那些短的，集合許多件成爲一部書而外，那些長的，能夠獨立成篇的，都是單獨的流行。在那時候，木刻的方法還沒有，（也許最簡單最笨拙的木刻方法已經有了）當然沒有印本，只靠抄錄流傳。獨立成篇的「傳奇，」在文學方面，已有了精密的結構，已能成爲一種體裁；而字數卻又不十分多，抄錄極便。所以很容易流行。

在今日看起來，固然是用文言寫的，比較的深，然在當時候看起來，也許是一種通俗的文字，一般的人都很喜歡看，所以流行得很廣。這正如現代小書攤上那些小本的小說歌曲等一樣。

既然有大量的需要，就應該有大量的供給。在那時候雖然沒有刻本，但是儘可以輾轉的傳抄來賣錢。有錢的人要看時不必自己抄，儘可拿錢買；一般略識幾個字的人，無事可做，儘可抄錄「傳奇」來維持他們的生活。也許漸漸的已成了一種職業。

北齊時陽俊之嘗作六言歌詞，淫蕩而拙，流俗傳誦，名爲「陽五伴侶，」書賈抄錄販賣，盛行於一時。一日俊之在市上取得六言，改其中錯字。書販不識俊之，並不知陽五爲何人，便說：「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那敢輕易議論？」俊之大笑而去。在南北朝時，已經有這樣的事情了，那麽在唐、五代時有這樣的事情，可以說是不成問題。這雖然是我個人的推測，但這推測想不至於十分錯。

近日敦煌千佛洞石室中所發的唐、五代之間的通俗文字，今人多以爲是當時人珍藏在那裏的。其實不一定是如此。這些通俗文字，到了今日，固然是成了無上之寶，但在當時候，並不是甚麽珍貴的東西，爲甚麽要大批的珍藏起來？我以爲那些東西，就是那廟裏的小和尙們抄錄著賣錢的，巳抄好沒有賣出去的貨色，就儲藏在那裏。這就是敦煌石室中的一大批通俗文字的由來了。這一件事如果不錯，也可以證明唐、五代時有抄錄「傳奇」賣錢的書販。

在唐、五代時「傳奇」的傳播的情形是如此。到五代以後，那些「傳奇」能够保存到現在，沒有全數散失，（當然也有巳經散失了的）那就大半是靠一部太平廣記的功勞。太平廣記是

宋代、太平興國二年，李昉等奉敕編的。計五百卷。係採錄宋以前的小說三百四十五種而成。尤其是唐、五代之間的單獨流行的「傳奇」本來容易散失的，靠他保存了，許許多多到現在沒有散失。我們現在所見的唐人的「傳奇」大部分是從太平廣記中來的。太平廣記一書，材料很好，可惜從來沒有好本子，錯字很多。近日有石印本，雖然比較易買，但錯字不會比原本減少，只有增多。

除了太平廣記以外，再有旁的地方也保存一些。但數量極少。今略述如下：

文苑英華　宋太平興國時李昉等輯

明抄本說郛　元陶宗儀輯

顧氏文房小說　明顧元慶輯

沈下賢集　唐沈亞之著

以上各書所收唐人「傳奇」，有為太平廣記所不收者，有為廣記所收而字句不同者。

又有清人所輯叢書中，往往亦收集舊本唐人「傳奇」，頗為名貴。如胡珽琳瑯祕室叢書收宋、臨安書棚本續幽怪錄；近日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黃蕘圃所藏宋本續幽怪錄，盧文弨抱經

堂叢書，近人繆荃孫雲自在龕叢書皆收舊本三水小牘；黎庶昌古逸叢書收遊仙窟：都是極名貴的參考材料。研究唐人「傳奇」的，不可不知。

又有唐人說薈，或稱唐代叢書，爲清代人所輯，中間包括唐人零碎的著作很多，「傳奇」也居其一大部分。但他都是從太平廣記中輯出，所以沒有特別的價値，但購買方便而已。

第五節　傳奇的名著

唐人的「傳奇，」雖然被稱爲一個時代特產，但是最好的作品，能稱爲名著的，也不過只有二三十篇。把次一點的一倂計算，也不過只有四五十篇。今把其中尤爲「膾炙人口」的幾篇目錄，寫在下面：

枕中記　沈旣濟

柳氏傳　許堯佐

柳毅傳　李朝威

霍小玉傳　蔣防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

謝小娥傳　李公佐

李娃傳　白行簡

長恨歌傳　陳鴻

鶯鶯傳　元稹

無雙傳　薛調

虬髯客傳　杜光庭

此外比較稍次一點的還多，不及備載。以上所列，都是獨立單行的。以外如袁郊甘澤謠中的紅線，李復言續玄怪錄中的杜子春，裴鉶傳奇中的崑崙奴、聶隱娘等，也都是當時候的名作。今附錄柳毅傳於此，以見一斑。

柳毅傳　杜光庭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耶？」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

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敍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廻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香，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

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擧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而宮門闢，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而設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於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覽聽，坐貽聾瞽，使閨窗孺弱，遠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

人耳。昔堯遇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坼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煙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入於宮中，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也，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撝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

辰發靈虛，巳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鋩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座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紈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

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闋，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踧踖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洎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邪？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如何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所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欻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困如是！毅始聞誇九洲，懷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

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眞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其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疎狂，妄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歡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亡，又娶韓

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兩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爲洞庭君傳書，至今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既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自白於君子。値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今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

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愼無相避。」誠不知當此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耶，抑忿然耶？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以言愼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耶？一不可也。某素以操眞爲志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酧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歡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

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自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敍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鄰其境。愚義之，爲斯文。

第六節　宋及宋以後人擬作的傳奇

前面已經說過：「傳奇」到宋已經衰了。在宋代，雖然有樂史所作的楊太眞外傳，（說郛誤

題爲唐人，後人多因襲其誤）綠珠傳，（也誤題唐人作）全擬唐人「傳奇，」但是很失敗；詞藻方面，及描寫得神處都不及唐人。明代瞿佑的剪燈新話，李禎的剪燈餘話，也是學唐人的「傳奇」但也做不過唐人。清代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也是唐人小說的一派，但都是很短的，和獨立成篇的「傳奇」不同。詞彩雖然濃厚，然全篇組織方面，一點也不講究。近人鄭孝胥曾做過一篇函髻記，取唐人的故事，用唐人「傳奇」的寫法寫出來，完全是一篇獨立的「傳奇。」原用「仿宋活字」排印，字體很大，全册不上十頁。（確實頁數已不淸）磁青紙書面，很是美觀。又曾轉載於小說月報中。（約民國二三年間）但原本所印不多，頗不易見。

林紓譯西洋小說，用字措詞，也有取法唐人「傳奇」的地方，然在篇幅方面，擴大得多，唐人「傳奇，」無此巨構了。

第七節　唐人傳奇與後世戲曲的關係

唐人的小說稱爲「傳奇，」而明、清人的戲曲也稱爲「傳奇。」在體裁上說，當然是兩件東

西，各管各的，沒有關係。然而這個名稱的相混，也不是沒有原因。這就是因爲金、元、以後直至明、清人的戲曲，大多數是扮演唐人「傳奇」中的故事，所以人家稱戲曲也就稱「傳奇」了。今將從唐人「傳奇」中的故事而產生出來的戲曲，略考如下，以見他們兩者之間的關係。

沈旣濟枕中記　元曲中馬致遠的黃粱夢係根據於此篇。明人湯顯祖的鄲邯記也是根據此篇。

陳玄祐離魂記　元曲中鄭光祖的倩女離魂係根據於此篇。

李朝威柳毅傳　元曲中尙仲賢的柳毅傳書係根據於此篇。清末人作乘龍佳話也根據於此篇。

蔣防霍小玉傳　明人湯顯祖的紫釵記係根據於此篇。

李公佐南柯太守傳　明人湯顯祖的南柯記係根據於此篇。

李公佐謝小娥傳　清人王夫之的龍舟會係根據此篇。

白行簡李娃傳　元曲中白君寶的曲江池係根據於此篇。明人薛近袞的繡襦記也根據於

此篇。

陳鴻長恨歌傳　元曲中白仁甫的梧桐雨係根據此篇。清人洪昇的長生殿也根據此篇。

元稹鶯鶯傳　金、董解元的西廂記及元、王實甫、關漢卿的西廂記皆根據此篇。

薛調無雙傳　明人陸采的明珠記係根據此篇。

杜光庭虬髯客傳　明人張伯起的紅拂記係根據於此篇。

以上所舉，都是唐人的獨立成篇的「傳奇，」篇幅比較的長，故事的曲折比較的多；當然更容易被採取作爲戲曲的「本事。」其他篇幅短的，故事的曲折比較的少；似乎是不適宜於取作戲曲的「本事」了。但是也有採取的。其例如下：

薛用弱集異記中記王維的事，明人王衡採取作鬱輪袍。清人黃兆森也有鬱輪袍。

集異記中記王煥之的事，明人鄭之文採取他作旗亭記，清人張龍文有旗亭燕，盧見曾也有旗亭記。雖有所附會，但大體皆根據於此。

裴鉶傳奇中記崑崙奴的事，明人梅禹金採取他作崑崙奴。

傳奇中記裴航的故事，明人龍米陵採取他作藍橋記。

此外也有根據兩個故事而編成一本戲的。如明人梁辰魚採裴航、崔護兩人故事而作玉杵記，便是一個例。

我們看了這幾個例，我們可以知道唐人「傳奇」和後世的戲曲的關係是怎樣，我們也可以知道後世的戲曲爲甚麼也稱爲「傳奇」了。

第五章　宋人的平話

第一節　平話二字的由來

所謂「平話，」是宋人文學中的一種特產。他是起源於唐代，盛極於宋、元之間，經過明、淸，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流行。

「平話」這兩個字，到宋代才有。究竟初次出現於甚麼時候，我們不能確切的斷定。但是根據可以考見的材料，那時有一部書名叫新編五代史平話；同時又有「話本，」「說話，」「說話人」等名稱，極爲通行；所以今人談到宋人的小說，就拿「平話」二字，通稱他們。

甚麼叫「話本？」甚麼叫「說話？」甚麼叫「說話人？」這裏有加以說明的必要。

在宋時，「平話」不是直接給人家看的，是另外由一種人說給大家聽的。那種人稱爲「說話人，」而他們所用的書本就稱爲「話本。」現在已改稱「說話」爲「說書，」改稱「說話人」爲「說書人。」南方各都市，如上海、如蘇州、如杭州、現在說書的人還很多，只要到上海城隍廟裏去一看，就可以在幾家茶館中發現所謂「書場。」說書人手裏拿著一把摺扇，神氣十足的說，聽衆坐在下面茶桌邊，津津有味的聽。

在今日看，這好像是另外成了一種獨立的藝術，硏究小說的人似乎是不需要注意他們了。但是在宋、元間卻不然。他們所用的「話本，」就是宋人文學中的一種特產。

今人談宋人小說，都以「平話」爲代表。的確，宋人小說不得不讓「平話」佔了一個最重要的位置。

前面早已說過，「平話」這兩個字，雖然到宋代才有，但是「平話」的起源，卻是遠在唐代。「平話」雖爲宋代文學的特產，但他一直到現在還很流行。所以我這一章書雖以「宋代的平話」標題，但還是從他的起原說起，就是從唐代說起，一直說到現在。

第二節　平話的起原

據今人所已經找到的關於「平話」的最早的史料，就是下面這兩條：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云：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井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

李商隱驕兒詩云：

「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

根據這兩條史料，以為段氏所謂「市井小說」就是宋人所謂「說話」；李商隱詩所謂「張飛，」所謂「鄧艾」就是說「三國故事。」雖則不曾成為很完美的「說話，」但是已經開其端了。

我於最近時，在這兩條史料而外，又找到一點史料，很可以供參考。

元稹寄白樂天代書一百韻詩云：

「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

他自註云：

「樂天每與余同遊，常題名於屋壁。顧復本說一枝花，自寅至巳。」

他這兩句詩的第一句，和我們沒有關係，可以不必理他。第二句，就可以供給我們許多關於「平話」的史料。

(1)「光陰聽話移。」可知那時候有「聽話」這個名稱。聽的人既稱「聽話，」說的人大概也就稱「說話。」這正和宋人的稱謂相同。

(2)自註說：「顧復本說一枝花。」可知在當時候已有專門「說話」的人，像顧復本就是其中的一個。這恰和宋代的情形一樣。宋代的「說話人」的名字，在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等書中，可以考見的很多。唐代的「說話人」的名字卻無處可找；今偶然在這裏找到了一個，不可不算是一件名貴的史料。

(3)據異聞錄，一枝花就是長安名妓李娃的別名。這一點更重要。所謂李娃的故事，確是就

心動魄，可泣可歌的故事。我們今日只要讀一讀白行簡的李娃傳，就可以知道這故事是怎樣的能夠吸引聽衆。加起䪨復本的善於「說話」的口才，描寫得惟妙惟肖，有聲有色，怎樣不傾倒一時！

(4)䪨復本取李娃的故事做「說話」的材料，和宋及宋以後人取時事做「說話」的材料是一樣。

(5)李娃的故事很曲折，採取他做「說話」的材料，這一席「說話」必不是很簡單，一定是很複雜。

(6)李娃傳的作者白行簡是白居易的姪兒；䪨復本說一枝花是不是拿李娃傳做「話本」而白行簡的李娃傳是不是專爲了供給䪨復本取作「話本」用而作的？都是疑問。

(7)自註云：「自寅至巳。」可知那時候「說話」是在早晨。和今日說書在下午或晚上不同。

(8)自寅末至巳初，是早晨六點鐘至九點鐘。他爲甚麼這樣早呢？那就不得而知。勉強找出

一個解說來，就是當時候長安的貴人去上朝，是在天將明未明時；到六點鐘已退朝了，他們就去聽「說話」消遣。所以顯復本就在這時候獻技。白居易和元稹因為要聽顯復本的一枝花，也就不得不起早了。

我們得到這一段史料，可以更具體的知道當時候「說話」的情形。就是白居易和元稹聽「說話」的時代，也比李商隱作詩段成式寫記雜俎的時代都要早一些。

今先考元稹和李商隱的生卒的年代如下：

元稹生於唐大曆十四年　（公曆七七九年）

李商隱生於唐元和八年　（公曆八一三年）

元稹卒於唐太和五年　（公曆八三一年）

李商隱卒於唐大中十二年　（公曆八五八年）

元稹卒時，李商隱只十九歲。便說元稹聽「說話」的詩是在卒前五年做的，李商隱也不能做驕兒詩。也許他做得更早幾年。段成式的雜俎，這一段自己說明了是「太和末年的事，」太和

共有九年，假定是最後三年的事，那時候元稹也已死了。

總之：元稹的詩，比李氏的詩，比段氏的記都要早許多年。

而且他的詩帶註，更能具體的表明當時「說話」的情形。

李詩及段記以後可以考見的史料，有蘇軾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

塗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泉（同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說至三國事；聞玄德敗，則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則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斷。

我們從這裏可以窺見北宋時候民間小兒聽「說話」的情形的一斑。蘇軾原文作「說古話，」可知「說古話」三字，是當時很流行的一個名詞。

又明人郎瑛所作的七修類稿云：

小說起宋仁宗時，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

郎瑛以明代人記宋代事，這話不知何所本。他說小說起於宋仁宗時，這話當然是不對的，今

姑附錄其說於此，以備參考。至少可以信：「在宋仁宗時宮廷中盛行說話」是事實。

第三節　最早的話本（？）

根據前一章的話，我們可以知道在白居易、元稹時已經有所謂「說話人」了。但是那些「說話人」究竟用不用「話本」？假定是用的，那時候的「話本」是怎樣的？我們都不知道。因為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最早的「話本」，都是南宋時的產物，至早也只能說是北宋末年的產物。還有些人疑他是南宋以後的東西。

不過近人在敦煌石室中發現的唐、五代間的通俗文，有幾篇故事，似乎是「話本」。雖不能夠說就是的，但也很相近了。如唐太宗入冥記的殘篇云：

……判官懆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維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來者到廳拜了。「啟判官奉大王處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同現）在門外，未敢引。」

判官開言，驚忙起立。……

此篇首尾俱缺，不知全文情形如何。但就這一段而論，也就簡陋得很。同時在石室中發現的，又有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伍員入吳故事等。但皆未得見原文，未敢妄斷。

第四節 宋代平話的名稱及種類

「平話」兩個字，在宋代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名稱。除了這個名稱以外，還有許多紛歧的名詞，分見於東京夢華錄、夢粱錄、都城紀勝、武林舊事等書。除了東京夢華錄是作者在南京時追記汴京的事情而外，其他三書，皆是記南宋時事。各書中所記「平話」及和「平話」相近的藝術，有下面所述的各種名目：

(1)小說　東京夢華錄　夢粱錄　都城紀勝　武林舊事

(2)銀字兒　夢粱錄　都城紀勝

(3)鐵騎兒　都城紀勝

(4)公案　夢粱錄

(5)說公案　都城紀勝

(6)談經　夢粱錄

(7)說經　都城紀勝　武林舊事

(8)說諢經　夢粱錄

(9)說諢話　東京夢華錄　武林舊事

(10)說參請　夢粱錄　都城紀勝

(11)講史　東京夢華錄

(12)講史書　夢粱錄　都城紀勝

(13)演史　武林舊事

(14)說三分　東京夢華錄

(15)賣五代史　東京夢華錄（是說五代史賣錢之意）

(16)合生　　都城紀勝

(17)合笙　　武林舊事

這裏十七個名詞，當然有許多可以倂合的。如(4)(5)可以倂成一個，(6)(7)可以倂成一個，(11)(12)可以倂成一個，(16)(17)又可以倂成一個。(8)(9)兩個，還不明白究竟是甚麽東西，不知道能倂不能倂。(13)

照這樣的倂合之後，還是可以歸倂的。(14)(15)各爲「講史」中間的一部分，都可以隸屬於「講史」之下，不能與「講史」平列。(2)(3)(4)也應該同隸屬於「小說」之下，不應該與小說平列。這話在後面再細講。

現在先說：宋人自己把「說話」分爲四類，看他是如何分法。灌園耐得翁的都城紀勝云：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扑刀桿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

今按，這一段原文，文義極不明白。前面既說「說話有四家，」究竟是那裏四家呢？如將「小說，」「銀字兒，」「說公案，」「說鐵騎兒，」「說經，」「說參請，」「講史書」一併計算，就有七家。我的意見，應把「銀字兒，」「說公案，」「說鐵騎兒」同納入「小說」的範圍以內，使各隸屬於「小說」之下，那麽眉目可以清楚，和四家的數目也符合了。今把他畫一表如下：

說話
- (1)小說
  - (一)銀字兒……相當後世才子佳人的小說及神怪小說
  - (二)說公案……相當後世施公案等書及近日偵探小說
  - (三)說鐵騎兒……相當後世武俠小說
- (2)說經……說佛經中的故事
- (3)說參請……解釋另詳於下面
- (4)講史書……相當後世歷史小說

吳自牧的夢粱錄，也說「有四家數，」今人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根據吳氏之說，分為四家如下：

(1)小說　將烟粉靈怪……刀扑桿棒……倂爲一種。

(2)談經　「說參請」「請」字作「講」字。附入此類。

(3)講史書

(4)合生

按，這個分類法是錯的。「談經」與「說參請」不能倂爲一類。我們看了下面「說參請」的解說，便可明白。「合生」自成一類也不對。因爲夢粱錄的原文，在這一段，並沒有說到「合生。」這一點小小的錯誤，是應該訂正的。

只有「說參請」三字，這問題很難解決。我是根據武林掌故叢書本都城紀勝，是作「請」字。曹楝亭刻的都城紀勝也作「請」字。中國小說史略卻作「講」字，不知何據。但這不知誰錯，誰不錯。如照我個人的意見，以爲用「請」字是比較的對的。理由等我在下面解釋「說參請」時附帶的說明。

上面把「說話」的分類大概說明白了，現在再來解一下「說參請」和「合生」這兩個

專門名詞。

(1)「說參請」的解釋。據都城紀勝自己的說明云：「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我們從這裏可以知道，所謂「說參請」是彼此問答，並不是一個人說。是聽衆自由和「說話人」問答，並不是兩個「說話人」自相問答。因爲要是聽衆自由和「說話人」問答，才見得「說話人」的對答的口才。才見得他能隨機應變，對答無窮。我曾在甚麽書上看見蘇東坡和臨安名妓琴操問答的話，確是可以做一個「說參請」的例。蘇東坡和琴操當然都不是「說話人」，這不過偶然說說，和今日「平戲」中的「客串」是一樣的。

東坡遊西湖，問琴操云：「何謂湖中景？」

琴操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東坡云：「何謂景中人？」

琴操云：「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

東坡云：「何謂人中景？」

琴操云：「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

東坡云：「究竟如何？」琴操不能答。東坡代答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琴操大悟，削髮爲尼。

這個故事原出在何書，現在已記不清楚；但大意如此，是不會錯的。原來也沒有說明這就是所謂「說參請，」但是我們可以從故事的本身上看出來他是「說參請。」現在再說：「請」字或作「講」字，究竟是作「請」還是作「講？」我以爲作「請」是比較的對。因爲佛家有「參禪問道」等語，「問」俗語又作「請問，」那麼這裏的一個「請」字，也是「請問」的意思。因請問而後答，故云「請；」不待問而欲說，那便云「講。」所以這裏應該是作「請」字。

(2)「合生」的解釋。「合生」二字，舊無明白的註解。近人方欣庵作白話小說起源考，說他是有說有唱，而且有舞蹈，似乎是「雜劇」的一門。可惜原文太長，不能轉錄，並加討論，我們只要知道他所說的大意就是了。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的分類說明，謂「『合生』『商謎』爲對答商略。」今按，都城紀勝解釋「合生」也說「『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

占一事，」所謂「起令隨令，」疑如今日的「對子，」就是出一句，對一句，或如今日的「酒令，」彼此各說一個，故云「各占一事。」這樣「合生」當然也是兩人對答了，不是一人獨說獨唱了。而且名叫「合生，」更是重在對答。孫楷第的話似比方欣庵的話爲可靠。范鏞更有對於「合生」的解釋，引宋人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上的故事爲證，說「合生是一種隨機應變，博人笑樂的東西。」這是錯的。所以致錯的原因，就是所引的原書中，開頭有「有談歌婦人楊苎蘿，善合生雜嘲」一句；原將「合生」「雜嘲」並列的，下面的故事，卻只是「雜嘲，」不是「合生。」原作者前面用「合生」二字，只不過指明楊苎蘿素以「合生」著名而已，他不是說下面的故事就是「合生。」所以范氏的話似乎是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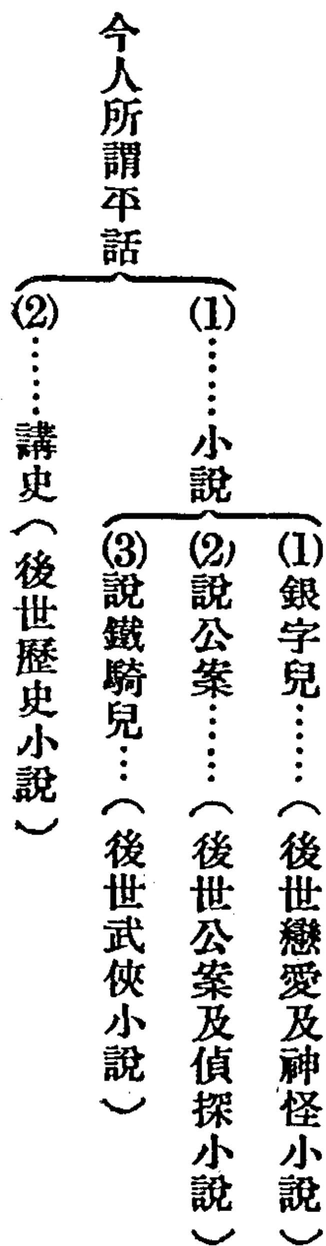
（附錄）張齊賢所記楊苎蘿事

有談歌婦人楊苎蘿，善合生雜嘲，辯慧有才思，當時罕與比者。少師楊凝式以姪女呼之，蓋念其聰俊也。時僧雲辨，能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若祀祝之辭，隨其名位高下對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構。少師尤重之。雲辨於長壽寺五月講，少師詣講院，與雲辨對坐，歌者在側，忽有

大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少師於僧前。雲辨笑謂歌者曰：「試嘲比蜘蛛；嘲得著，奉絹兩疋。」歌者更不待思慮，應聲嘲之，意全不離蜘蛛，而嘲成之辭，正諷雲辨。少師聞之絕倒，久之，大叫曰「和尙取絹五疋來。」雲辨且笑，遂以絹五疋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喫得肚罌撐，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蓋雲辨體肥而肚大故也。

我們把這兩個名詞解釋過了，現在回轉來說一說宋人「說話」的分類，究竟要如何分才算對？

我以爲照都城紀勝的分法，及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分法，在今日看，他們四種中間只有兩種是今人所謂「平話，」就是：



其他「說經，」「說參請，」「合生」都不在今人所謂「平話」的範圍以內。

第五節　現存的宋人話本（？）

宋人的「話本，」為宋以後的文人所輕視；雖有若干仍保存在民間，然大多數的文人都不注意，因而散失了的很多，到了現在，據一般人的意見，只賸了四種。（雜見在清平山堂話本等書中的不計。下文另詳。）而這四種是不是確為宋人「話本，」還有疑問。今照一般的說法，認這四種是宋人的「話本，」雖不免尚有小問題，然大致是不錯的。這就是(1)大宋宣和遺事，(2)新編五代史平話，(3)京本通俗小說，(4)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現在先把這四種分別說說，再說其他的話。

(1)大宋宣和遺事。　此書敍宋、徽宗、宣和時事。清初錢遵王也是園書目中有此書。清代中年黃丕烈（蕘圃）士禮居叢書中有此書，但只有二卷。今涵芬樓叢書中有四卷足本，係據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本排印，末有孫毓修跋。民國三年上海、掃葉山房翻印本，係根據士禮居本。商務印書館新標點本，係根據金陵王氏本。前東方圖書館藏一明刊本，卷首有圖，但今不知

存在否。

(2)新編五代史平話。　此書是宋人所謂「講史」之一種。初亦無人注意，清光緒時曹元直得宋刊巾箱本於杭州，武進、董康據以影印，才流傳於文藝界。內容於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兩卷；但今於梁、漢兩代都缺了下卷，而每代上卷之前，各有目錄，惟梁代缺去。故今所存在的乃是殘本而非全帙。今商務有新標點本。

(3)京本通俗小說。　此書當是宋人所謂「烟粉、」「靈怪、」「傳奇」之類。今所流傳的係江東老蟫（卽繆荃孫）據元人寫本影印的。只有自十卷至十六卷，以前缺去。末有老蟫跋，謂原書有錢遵王圖書，可知他是也是園中物。今商務有新標點本。每卷敘一事，各爲起訖。今存七卷目錄如下：　碾玉觀音　菩薩蠻　西山一窟鬼　志誠張主管　拗相公　錯斬崔寧　馮玉梅團圓。

(4)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此書在中國久已失傳，日本、高山寺舊藏一宋刊本，今歸三浦將軍。羅振玉曾借以影印，始復流傳於中國。有王國維及羅氏跋。原分上中下三卷，今上卷缺第一

頁，中卷缺二三頁。又另有宋刊本三藏取經記三卷，舊藏日本高山寺，今歸德富蘇峯。羅振玉收入吉石庵叢書。缺第二卷，上卷亦有缺。與取經詩話實是一書。取經詩話商務有新標點本。

以上只就現有單行本的而言，再有零篇的雜作，在古今小說中，清平山堂所刊話本，及所謂「三言」等書中的暫時不計，待下文再說。

現今未發現的，當然無從計算。如以後有新發現的，當可隨時增補。

又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因爲其中有「詩」、有「話」，故稱爲「詩話」、和宋以後關於論「詩」的書稱爲「詩話」不同。宋人的「話本」或稱爲「詞話」，如也是園所藏宣和遺事等十六種，稱爲詞話十六種。這也因爲其中有「詞」有「話」，故稱爲「詞話」。

第六節　也是園及寶文堂所藏話本目錄

宋人「話本」，有今已失傳，而其目錄倘可考見的。今所能見的目錄，共有兩種：一爲也是園書目，一爲寶文堂書目。今分別略述如下：

也是園爲清初錢遵王藏書處。其書目中有「話本」十六種。今錄如下：

燈花婆婆（逸）　種瓜張老（？）
紫羅蓋頭（逸）　女報寃（逸）
風吹轎兒（逸）　錯斬崔寧（存）
山亭兒（？）　西湖三塔（存）
馮玉梅團圓（存）　簡帖和尚（存）
李煥生五陣雨（逸）　小金錢（逸）
宣和遺事四卷（存）　烟粉小說四卷（？）
奇聞類記四卷（？）　湖海奇聞十卷（？）

以上十六種。今宣和遺事有單行本。錯斬崔寧見京本通俗小說，又見醒世恆言。馮玉梅團圓見京本通俗小說，又見警世通言。西湖三塔見清平山堂所刊話本。簡帖和尚見清平山堂所刊話本，又見古今小說。古今小說卷三十三疑即種瓜張老。警世通言卷三十七疑即山亭兒。

也是圖書目中的十六種「話本，」未必都是宋人的作品，但是和宋人總是相去不遠的。

寶文堂爲明代晁瑮（君石）藏書處。其書目中有「話本」多種，但與「筆記、」「譜錄、」「尺牘、」「傳奇」等夾在一起，統稱爲「子雜，」今已不易分析誰爲「話本，」誰非「話本。」今但以我們可以認爲是「話本」的，摘錄如下。且大數多數如宋以後人的作品。

洛陽三怪（存）　宋梢公案

洛京王渙　簡帖和尚（存）

鬬刁樓記　天寶亂離西幸記

山亭兒（存）（？）　種瓜張老

風吹轎兒　燈花婆婆

女報怨　勘鞋記

李元吳江救朱蛇　李煥生五陣雨記

邢鳳此君堂遇仙傳　合同文字記（存）

范張雞黍死生交
羊角哀鬼戰荆軻
吳郡王夏納涼亭
小金錢記
朱希眞春閨有感
柳耆卿斷蘭芳菊
徐文秀尹州令記
楊溫攔路虎傳（存）
崔淑卿海棠亭記
金鰻記
慕道楊元素逢妖傳
合色鞋兒

盧愛兒傳
霅溪蕭琛貶霸王
韓俊遺金
眞宗慕道記
元宵編金[illegible]
陳季卿悟道竹葉舟傳
新河壩妖怪錄
侯寶盜甲記
唐平黃巢
刎頸鴛鴦會（存）
張子湖誤宿女觀記
齊晏子二桃殺三學士

葫蘆兒
宿香亭記
燕山逢故人鄭意娘傳
楚王雲夢遇仁鹿
馮唐直諫漢文帝
白鷺行孝
風月相思（存）
失記章臺柳
藍橋記（存）
西湖三塔記（存）
曹孟德一瓜斬三妾
紅白蜘蛛記
玉觀音
眞珠匣兒
沈鳥兒畫眉記
歐陽學士賞海棠
沒纏鞋兒記
李廣世號將軍
翡翠軒記
快嘴李翠蓮（存）
張子房慕道（存）
蘭昌幽會
趙旭宗遇仙傳
任珪五顆頭記

紅倩難濟顛　　三夢僧記
五戒禪師私紅蓮（存）　　梅杏爭春
彩鸞燈記　　陰隲積善（存）
陳巡檢梅嶺失妻（存）　　張良辭朝佐漢記
風月瑞仙亭（存）　　孔淑芳記（存）

以上各種，註明「存」字的：山亭兒尙有疑問；風月相思、失記章臺柳、彩鸞燈記、孔淑芳記四種，有熊龍峯刊本；其餘均見於清平山堂所刊話本。未註「存」字的或已改頭換面存在古今小說等書中，但不能確定。近人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所摘錄的寶文堂書目中「話本」與此略有出入。

本節所言，亦以現時爲限。以後如有新的發見，仍當隨時增補删改。

第七節　宋以後的話本選集

在前面第五節曾經說到京本通俗小說，這就是一部話本的「選集。」在該節末尾又曾說到古今小說、清平山堂所刊話本，及所謂「三言，」也都是話本的「選集。」但自古今小說以下，都不全是宋人的作品了。今將這幾部「選集」分別說明如下：（京本通俗小說已詳見第五節，今不復贅。）

(1)古今小說。明、馮夢龍選輯。四十卷，四十篇。明昌、啟間天許齋刊本。藏日本、內閣文庫。在中國已失傳。

(2)喻世明言、

(3)警世通言。

(4)醒世恆言。

以上三種，共稱爲「三言。」皆明人選輯。而喻世明言實卽古今小說。「三言」在中國亦失傳，有明刊本流傳在日本。

(5)拍案驚奇。

(6)二刻拍案驚奇。

以上三種皆明人凌濛初選輯，也有一部分自撰的。

(7)今古奇觀。明、姑蘇抱甕老人輯，無眞姓名。四十卷四十篇係從「三言」及初二刻拍案驚奇中選出。此書今頗通行。

(8)續今古奇觀。清無名氏選輯。六卷，三十回。除第九卷而外，其他皆從今古奇觀正集選餘之「初拍」中選出。

(9)清平山堂所刻話本。明、嘉靖間洪楩原刻本。本在中國本已失傳。日本、內閣文庫有藏本。今民國十八年北京、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有影印本。內容共十五篇，目錄如下：

洛陽三怪　簡帖和尙

合同文字記　楊溫攔路虎傳

刎頸鴛鴦會　風月相思

快嘴李翠蓮　藍橋記

張子房慕道　西湖三塔記

風月瑞仙亭　五戒禪師私紅蓮

陰隲積善　陳巡檢梅嶺失妻

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

以上雖共列十種，連京本通俗小說共計十一種；然大致彼此重複。所以只須備了京本通俗小說，今古奇觀，清平山堂所刊話本，對於這一類的話本，已可知道大概的情形了。

第八節　宋元間講史及說公案的兩大名著（三國與水滸）

這裏說一說宋、元間「講史」及「說公案」的兩大名著。換一句話說，就是三國志演義及水滸傳。因爲三國志演義在宋人的「平話」中，是屬於「講史」一類，而水滸在宋人的「平話」中是屬於「說公案」一類，所以這裏拿「講史」及「說公案」來標題，比較的可以看出他們的性質。

三國志演義，相傳爲羅貫中作；水滸相傳爲施耐庵作，又傳亦羅貫中作。今所通行的及已逸的不同的本子很多。如欲作詳細的敍述，則在本書的篇幅以內，似不能容納，故今不詳敍，但敍其大略。

三國的話本，今所能考定的，是始於明代。然在宋時已有「說三分」的名稱，「說三分」當然就是「說三國」了。唐代李商隱的詩所謂「張飛胡，」「鄧艾吃，」這也就是說三國了。可見三國志演義的源流，是很早的。

水滸呢？雖說施耐庵是元代人，然水滸中的故事，有見於宣和遺事中的，可見他的源流也很遠。總之，今日通行的三國志演義及水滸，都是經過長時間的演化，經過多數人的修改刪補而成的。我們決不能認爲是任何一人所獨作。

這兩部書不但是流傳得很廣，而且和後世小說的關係也很大，待我在下面一章再來說他。讀者對於這兩部書如欲作進一步的研究，那就可以看下面所開的幾篇論文：

舊本三國演義版本的調查　馬廉　見中山大學圖書館報

三國志演義新序　胡適　見亞東本三國志演義
三國志演義的演化　鄭振鐸　見中國文學論集
水滸傳考證　胡適　見亞東本水滸
水滸傳後考　胡適　見亞東本水滸
水滸傳的演化　鄭振鐸　見中國文學論集
水滸傳的續書　鄭振鐸　見中國文學論集

第九節　宋人話本與後世小說的關係

宋人的「平話」和後世的小說的關係很大。其中尤以三國、水滸兩書爲最，也可以說以「講史、」「說公案」兩種爲最。因爲這兩種尤適合於所謂「通俗社會」的興趣，同時，「知識階級」也一樣的歡迎他們。

今先說三國罷，像這一類的書，在明代以來，繼續不斷的產生。今揀最通行的列舉如下：

東周列國志　兩漢演義　兩晉演義

南北史演義　隋唐演義　說唐

宋史演義　明史演義　清史演義

神州光復志　民國演義　洪楊演義

洪憲演義　二十四史通俗演義

照上面看，已經每一個時代，都有一種演義了。而且每一種都有好幾部類似的書。（二十四史通俗演義爲例外）

再有範圍較小的，如隋煬帝豔史、薛家將平西演傳、說岳全傳、左宗棠平回……等，也都屬於「講史」類。

「說公案」的書在水滸以後，明、清人作的也很多。今將其較著名的開列如下：

蕩寇志　龍圖公案（又名包公案）

忠烈小五義傳　續小五義　施公案

彭公案　于公案奇聞　李公案奇聞

「講史」的書，在民國以來，還是繼續的出。「說公案」的書，在清末西洋偵探小說輸入以後，他的地位就被偵探小說奪去；除了原有的繼續存在而外，新出的就沒有，或雖有而亦極少了。

宋人「話本」中所謂「烟粉」、「靈怪」等，（詳見本章第四節）「烟粉」在明代有金瓶梅，在清代有紅樓夢，（另有問題詳見下節）花月痕，「靈怪」在明代有西遊記、封神演義，在清有鏡花緣。但宋人所作，如京本通俗小說所載，都是短篇，上文所述各種，都是長篇。「烟粉」一類，到民國以後，一大部分都用文言寫。這是受了林琴南譯西洋小說的影響。「靈怪」一類，在清人也喜歡用文言寫，那就是受了聊齋志異的影響，他完全回復到唐人「傳奇」之舊了。

第六章　淸人傳奇平話以外的創作

第一節　何謂淸人的創作

前淸一代，在西洋小說輸入以前，似乎只可說有因襲而無創作。因爲他不是因襲唐人的「傳奇，」就是因襲宋人的「平話。」這不但是前淸如此，就是明代也是如此。然這話只是從表面上看看就如此說的。其實，淸人已有一種創作，和「傳奇」與「平話」都不同。這就是紅樓夢，跟著紅樓夢的有儒林外史。我們要認紅樓夢是一種創作，我們先要注意一件事。這件事就是：

宋人的「話本，」最初不是直接給人家看的，是由所謂「說話人」說給人家聽的。「說

話人」離不了「話本」，「話本」也離不了「說話人」。

我們把這一點看淸楚了，我們再來考察紅樓夢，他已脫離了「說話人」而獨立了，他已是直接給人家看，不是由「說話人」說給人家聽了。這話有甚麼根據呢？沒有甚麼根據，只是從他的本身上看出來的。凡是說給人聽的，每一段書的事情必須愈曲折，愈熱鬧愈好，所有人物也比較的多。三國志演義、水滸都是如此。若紅樓夢就不是如此。他每一段的事情大概都是很簡單，很平淡，只是描寫得很細膩，眞切。所謂「入情入理，」「繪色繪聲，」這只有寫在紙上好看，一放到口頭上說，就沒有甚麼可以說的了。所以他就無形中成了「只能看不能說的作品。」這是以前所沒有的，所以可稱爲創作。

不過在事實上，紅樓夢雖已經成了一種創作，但是該書的作者曹雪芹，自己還不曾知道是一種創作。不但是不曾知道，而且在表面上，還是因襲著「平話」的陳舊的腔調。例如每一回的開頭，都用「話說、」「卻說、」「且說」等字，如每一回的結尾，都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如每回都有七個字或八個字的回目。這些都是「說話人」在「說」時所用的。既然不

是「說，」就不必用了。但是紅樓夢卻依舊用著，這是他的錯誤之點。倘然曹雪芹生在今日，思想開展一點，他就決不會再用這種陳舊的腔調，那就早已被人認爲是一種創作了。總之：一種是「說」給人家「聽」的，一種給人家「看」的這兩者之間，有一條極淸楚的界線，這就是兩者有分別。後一種旣爲從前所沒有的，所以可稱爲創作。

又按，「話說、」「卻說、」「且聽下回分解」等語，不適用於後來的小說，這一點早已有人見到。宋春舫論中國小說云：

> 守舊爲中國小說之特質。無論爲歷史小說，愛情小說，皆有陳腐之套語。每篇之首，必有「卻說」二字以引起下文。其結尾則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二句以作結。章回小說每回之前用對仗語。近人著作如吳趼人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亦不能脫此陋習。（見民國八年四月二十日申報）

宋君已覺得此等語不妥當，稱之爲「陳腐套語，」稱之爲「陋習，」可見其痛恨之深。惜尚未徹底記出其誤用的原因來。今照上文所言，可以知其根本不需要了。

第二節　紅樓夢與儒林外史

上面把清人的創作說明白了，現在再把紅樓夢和儒林外史兩部書，略說一說。紅樓夢是清初曹霑作的。霑字霑芹，一字芹圃。他本是個貴族出身，但到了後來，家事衰落，甚至於寄寓在北平僧寺，喝粥度日。

關於寫紅樓夢的動機，以及紅樓夢的人物，是否影射某人某人；這些問題，極爲複雜。我們如要研究，必須先做初步的工作。所謂初步工作，就是把今人已經寫出來的許多論文，揀幾種重要的，先讀一下。今略舉數種如下：

石頭記索隱	蔡元培	商務單行本
紅樓夢索隱	沈瓶庵	中華單行本
紅樓夢辨	俞平伯	亞東單行本
紅樓夢考證	胡　適	見亞東本紅樓夢

紅樓夢考證跋一　胡適　見亞東本紅樓夢

紅樓夢考證跋二　胡適　見亞東本紅樓夢

小說考證（關於紅樓夢的）　蔣瑞藻　商務單行本

儒林外史是清代中年吳敬梓作的。敬梓字敏軒，號文木山人，安徽、全椒人。移居南京，晚年客揚州。以作儒林外史著名，其他著作，尙有文木山房文集及詩說等。胡適有吳敬梓傳、吳敬梓年譜，皆附載在亞東本儒林外史內。

儒林外史只能「看」而不能「說，」正與紅樓夢相同。但亦有不同之處，紅樓夢全部結構精密，嚴整；儒林外史全部無結構可言，只可算把許多短篇合成一個長篇，在合縫處用一點小方法把他們連絡起來。這是儒林外史不及紅樓夢之處。

儒林外史的用意，是在諷刺當時候的文人，和紅樓夢寫佳人才子的戀愛不同，這是一看了他的書名就可以知道的。

然而儒林外史描寫得深刻，眞切，正和紅樓夢是一樣的。

今錄紅樓夢、儒林外史各一小段如下：

紅樓夢的一段

一徑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卻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臉貼在紗窗上，往裏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歎了一聲道：「鎮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牀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爲什麼鎮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裏裝睡著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著，黛玉便翻身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著了。」一面說著，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牀上，一面擡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

「你纔說什麽？」黛玉道「我沒說什麽。」寶玉道「給你個榧子吃呢，我都聽見了。」

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鵑道「那裏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結我舀水罷！」紫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說著，倒茶去了。寶玉道「好丫頭；『若與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牀！』」林黛玉登時擱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麽？」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麽。」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面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的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趕忙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這樣說，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著，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一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

儒林外史的一段

這人姓王，名冕，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亡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黹，供給

他到村學堂裏讀書。看看三個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說道：「兒呵！不是我的心要耽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都當賣了，只靠著我做些針線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僱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得是。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隔壁秦家。秦老留著吃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外道：「就在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柳，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飲水。小哥！你只在一邊頑耍，不必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只是凡事要勤謹些！休要怠慢！」他母親謝了擾，回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囑咐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說罷，含淚去了。

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黃昏回家，跟著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煑些醃魚、臘肉給他吃，他便拿塊荷葉包了回來，孝敬母親。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一兩個月，偷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樹陰下看。彈指過了數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

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的一番樣子，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裏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幾枝！王冕見天色晚了，牽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

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去孝養母親。一傳兩，兩傳三，諸暨一縣，都曉得是一個畫沒骨花卉的名筆，爭著來買。到了十七八歲，不在秦家了。每日畫幾筆畫，讀古人的詩文，漸漸不愁衣食。母親心裏歡喜。這王冕天性聰明，年紀不滿二十歲，就把那天文、地理、經、史上大學問，無一不貫通。但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納朋友，終日閉戶讀書。又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頂極大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遇著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著鞭子，口裏唱著歌曲，在鄉村鎮上各處湖邊隨意頑耍。惹得鄉下孩子們三五成羣，跟著他笑。只有隔壁秦老，雖然務農，卻是個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見他長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時常邀在草堂說話。

第七章　西洋小說輸入後的中國小說

第一節　總論西洋小說輸入的情形

自從西洋小說輸入中國以後，當然是使中國的小說界發生一個極大的變化。西洋小說究竟從甚麽時候輸入到中國來？這很難說；但根據可靠的史料，可以說是從前清、同治末年開始，因爲在那時候申報上已經登載翻譯的小說，不過把西洋的小說用中國文寫出來，而不說明是翻譯的，而且人名地名，都已改從中國，居然冒充是自撰的。

西洋小說輸入中國，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大概可分爲四個階段。（一）是假扮的時代，（二）是意譯的時代，（三）是直譯的時代，（四）受了西洋小說影響而創作的時代。

這裏從頭到尾，一共約有六十年的時間。

現在把他分別開來，在下面各節詳細的說明。

第二節　淸末盛行的假扮的小說

所謂假扮的小說，就是前章所說的，將西洋小說用中國文寫出來，不說明是翻譯的，而且把人名地名都從中國。其中人情風俗爲中國人所看不慣的，當然是刪除盡淨；而且還要加上一些中國的人情風俗，以資點綴。換一句話說，就是冒充是自撰的。

這一類的小說，在淸末很是盛行。我們只看申報曾把歐文雜記 Irvings Sketch Book 中的李迫大夢，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改成一睡七十年，又曾把格利佛遊記 Swifts Gulliver'sTraveles 中的一段，改作談瀛小錄：我們可以知道這種情形。

一睡七十年（見淸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申報）

昔陳摶善睡，每睡必數百年，或千年不等。又王質入山樵採，遇二人對弈，觀之忘返，及終局，

而所執之斧柯已爛。此皆言神仙之事，語殊荒誕。相傳有魏某者，家僅中人，世居於鄉，依山爲屋，頗具園亭池沼之勝。魏少好讀書，不求甚解。及長，又習技擊之術，稍通其藝，輒棄之，以爲皆無足學。而獨嗜道家言，有棄家遯世之想。娶妻後，生子女各一。自此益無罣礙。獨居園中，冥心物外。每見庭鳥翺翔，池魚游泳，花開花落，雲去雲來，覺觸境無非化機。於是益灑然有悟。

一日，獨行山中，見一兎，甚馴健，因以火鎗逐之。遂入山深處，野花夾徑，老樹參天。迤邐行來，卻忘遠近。忽遙見前山似有人影，亟赴之，乃龐眉皓首三老人也。均席地坐而弈。見魏來，皆驚曰：「汝何得至此？」魏具以告。一老人曰：「子來亦有前緣。」因罷弈起，引魏至一洞口。石門雙閉，老人以手推之，豁然洞開。隨之入。初極狹，纔通人，側身行數百步，始見天日。縱目四顧，風景迥殊。良田美疇，綠槐修竹，花紅似錦，草碧似茵，煙横遠山，橋通小徑，粼粼碧水，環繞村前。所謂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世矣。於是隨至一所，屋宇精潔，陳設雅麗。魏至此，身心俱適。知老人非常人，因叩以此爲何處。老人但笑而不言。須臾，攜酒一罇，色紺碧，嗅之，香氣撲

鼻。與之飲。魏量素豪，滿飲而盡。其味芳冽。時已日夕，魏欲求去。甫起立，便覺不支。強行數武。老人曰：「子醉矣！曷在此下榻一宵乎！」魏諾之。遂引入室。魏隱几而臥。及醒，則日已向午。向之屋宇，均不見，身蓋臥山中老松下也。魏大異之。自思昨日之事，歷歷在目，豈夢中所爲耶？卽覓所攜火鎗，則繡花斑駁，物固依然，而一觸手間已腐爛不可持矣。惘惘不解，取道而歸。

歸則城市如故，人民已非。至家，叩門，一老者出啟戶，問客何來？魏言：「我固某某，此吾家也！汝何人斯？而在於此：」老者訝曰：「某爲吾祖，於某年入山不返，今已七十餘年矣！汝何人斯？乃敢來假冒乎？」魏乃具言其故。老人疑信參半。時村中聞有此事，咸來問訊。魏視之，皆非舊識。鄰村一老翁，年八十餘，兒時常往來魏家，素識魏，聞之，杖而來，見魏，乃大驚曰：「幼時見君容色，固如此，今我已衰邁，而君尙如故耶！」衆疑乃釋。魏詳詢家事，知其妻去世已久，子亦於數年前卒，孫年已五十餘矣。因感嘆久之，居數日，復入山，不知所終。

談瀛小錄（見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申報）

某家籍隸甬東，家世以懋遷爲業。父生四子，予乃三索所得者。幼曾學書，至將冠時，父挈之賈游，每附海舶，抵澎湖、廈門等埠，貿易貨貝。數年，父病歿。生意日漸蕭條，貲產亦漸銷耗。正無可爲計，適有一富號，業沙船走閩、廣者，延司舶中會計交易事，遂襆被登舟，前赴瓊山。初夏解纜放洋，行近海南，忽遇颶母狂颷，浪高百丈。舵工櫂不能自主。大桅亦被吹折。幸風稍緩，不至傾覆，然駕駛之技已無所施展。隨波逐浪，聽其所之。連六七日夜，風卒不息，但知爲向東南而已。迨風輕小，仍無法順流去。看有何地，可以停泊。如是者約月餘。時船工水手等甚困苦，且告絕糧，內八人已殉，其餘亦俱軟弱無人理，咸作「楚囚」相對耳。忽船工迎面見一小島。遠望更有一大島。風勢陡逼，無由趨避。船身遂直碰其上。劃然一聲，天傾地震，而船已分爲兩截。急放小艇下水，魚貫而入者，計六人。予卽其一也。船上各人作何情形，未及知矣。行近大島，小艇又覆。六人者皆滅頂。予以稍能泅水，幸不葬鯨鯢之腹。其五人則早入水晶宮，不堪問訊矣。浮水約一時許，始覺足底踏有軟泥，而仰視彼岸則尙有一里之遙。蓋「蓬萊」淸淺故也。逾一二刻，始及岸。既登，則一望平曠，四無房屋，並絕少行跡。惟見牛

毛細樹，密如薺葉，繁如麥苗而已。行約數百步，以腹久空枵，彳亍烈日中，精力困憊，神志昏迷，遂仆地殭臥，不知所云。

至次早醒時，則已仰天臥。正欲欠身起立，而分毫不能展動。審之，蓋四肢緊地，身上遍用細繩細縛，卽頭髮亦被纏結牢固，已直挺如殭尸矣。仰視彼蒼，日光射目，困苦殆萬不可忍。旋覺耳畔有細聲，如蚓之吟月，蚊之聚雷者然，紛紛藉藉，衆喙爭鳴。嗣覺有一物蠕蠕自左足上，漸趨胸腹，至頸旁，予乃啟目流盼，見一細小之人，高僅四五寸，戎服兜鍪，手挾弓矢，腰佩箭壺劍橐。須臾之間，紛至沓來，叢集予身，幾有四五十人之多。予驚怪間，大聲呼叫。衆盡辟易駭走，紛紛落地。不久復來。有一大膽者，遥登予面，失聲呼「刻起拿大根」五字。衆從而和之。予甚不耐煩，奮力欲解所縛之索；幸左手繩稍鬆，因得解及辮髮，頭乃略可轉動。並以手拿獲一人。隨卽遁去。衆譁然喧鬨。已而遂寂。惟聽一人曰：「多可泥納！」若爲號令者然。隨覺下箭如雨。遍身幾若蝟刺。中箭之處，痛如針紮，細如蜂螫。予又奮呼。箭遂少息。迨見予似欲掙斷繩索，又發亂箭。幷有用鎗奮刺者。因所服係大呢，鋒刃殊未透甲。自思莫如不動，

俟夜間黑暗，可以自解縶矣。

衆見予不動，略歇片時。忽聞丁丁伐木聲，似有無數工作，椓之登登者。則已搭一木架，高尺有半，周三道雲梯，以供升降，其上可立五六人，簇擁傳呼，彷彿貴官至，則逕登其上，周迴顧盼，似與我言，而聲不可辨。卽有人爲我禠鬆髮餅，頸項使可自如。細視其人，約中年模樣，比中指稍長，比侍衞者亦稍高，聒與我言，有時似恐嚇之聲，有時又似慰藉之意。我因飾爲柔和歸服，冀乞其憐者，因指太陽，又指雙目，指其口，又指肚腹。其人點首會意，卽指揮諸人，移梯近我身。有多人登梯，手攜小筐簍，內藏肉脯，或髀或足，味如牛羊，特纖細略如小鳥雀之臘而已。乘取數塊納口中，方足一嚼。又有麪包，小僅同麥粒，掬取二三十枚，始作一口下咽。並知予渴，更奉清泉。其水貯一大木桶內，數人先立予肩，用繩如銀牀鹿盧之式，將桶提起，揭開桶口，以水灌入齒縫，其桶不過茶杯大，連飲二桶，味同醇醴，蓋其土釀也，飲乾後，置桶地下，且恐誤壓地下人，先麾使遠避云。飲畢，卽來一繡衣豸冠，手捧五雲書者，乃國王所遣之星使也。其書僅方寸，字細如蠅足，若蟻頭，墨痕隱約，幾不可辨。並押御璽如豆大，印泥燦

然。持近予目。諦審之，窮極眼力，始能辨其篆爲「博文國王之寶。」使者與予講說半時許，屢以手指都城，似欲予往者然。予乃作欲解繩狀。其人若不肯，且以手作扛擡勢。予思彼雖細小，實繁有徒，倘激其怒，致復用萬箭攢射，不將纏繞不堪乎！寧爲柔服之象，以觀其後。因爲首肯者再。使者乃欣然，命備大車來。其車高僅三寸，長有七尺，闊較長半之，下具二十二輪，蓋國中曾造一大樓艦，長約九尺，竣工後，特置此車，用載以移入水口者，今遂駕以載我云。時我以飲酒之故，神氣昏迷，如睡夢然，聽其所爲而已。見其大椿八十根，密排予身旁地上，遍繫以繩，用鹿盧絞起，覺此身漸漸離地，似有三寸多高，下用九百餘人移車相就，邪許一聲，予身已偃臥車上矣。其駕車之馬，最爲雄駿，想皆「天閑神品」也。高約四寸半，多至千餘匹。左右牽掣，蹴踏紅塵，亦有車轔馬蕭之勢。行數十步，有武士攀援上車，逕登予身，以矛頭刺我鼻管，彷彿被草所探，奇癢異常，遂噴涕而醒，其人急倉皇竄去。至半途，因天已黑暗，露宿車上，兩邊分派五百甲兵，持弓挾矢，環伺密護，深懼我之私欲脫身者。

次日，復起身前進。離京城有六百餘尺之遙，國王率百官乘輦出城，侍衛如雲，警蹕聲如啁

啾羣鳥。王戴冕垂旒，服黃繡袍，持蓋捧爐者，皆內監，眉目淸麗，竟似小兒所戲玩之傀儡焉。是時已有鐵匠數百人，擡一鐵欄至，細視之，乃以數百鐵條合爲一條者，旁有大廟一座，其門極爲宏敞，高約四尺，闊二尺許，內抱廈三間，係國中最高邃之處，因以鐵欄繫門外，令我可匍匐而入，並有數萬人民，爭來觀看。喧鬨擁擠，鬧熱非常。且皆用梯登我身上，或如蝦蟆之跳擲，或如蟻蝨之延緣，雜遝紛紜，不堪其擾。幸國王出示禁止，示中稱我爲「人山」，蓋以立則成峭壁千層，臥亦成平岡一帶也。並曰：「擅登人山者，定以死罪。」至下午，鐵欄既繫，乃解先所縛之繩，我始得立於院中，稍舒筋骨。而衆人一見，譁然四散，僅從數武外，探頭窺望。至晚，來觀者絡繹不絕。王特遴派一大員，管理「人山」之事，廈內聯設竹蓆六百餘領，成一大牀，俾睡其上。又命光祿寺具膳，以千人之食料，供予一餐。蓋「太醫」曾估量予身，當食若干，方得果腹也。

予初解縛時，人皆不敢相近；後習見，膽乃稍大。有數兵卒向我嬉戲，張弓射中予面。大員探知，甚怒，先欲定以死罪。沈吟間，得一辦法，將其中五卒，驅至予身旁，擬以刃，其意似欲予之

自辦之者。予以兩手捉得，持向唇邊，似有吞噬之意。其人惶遽無人色。予卽置之於地，揮手令速去。衆見我如此，始知無相害意，俱各欣喜鼓舞，漸相習熟矣。

又一日，予因久未更衣，中多垢汚，漬水拖泥，卽外面亦穢不可解，遂卸去上下祖衣，意欲浣濯之，遂亦身起立。忽衆人齊聲大叫，咸仰面視予，若大爲驚怪者。中有作婦女裝者，咸紛紛避去，惟恐不及。一時聲如潮湧，彷彿劇場將散，看者自看，去者自去也。初，國人見予身衣服冠履，羣忖量其何以紉綴，輒往來上下其旁，用相諦視。忽有貴官率卒數十，持詔至，令予具言姓名里居。展一緜綈小册，細註之，並檢閱腰間佩帶各物。見素巾一方，詫曰：「是檣艦之風帆也。」見裁紙刀刃長寸餘，則以爲勇士入陣之龍雀環也。見「開元通寶」錢，則曰：「是可鑲作月洞窗，以方孔取明，」竭力舉之，人僅可捧一枚也。見裝鼻煙之水晶壺，又譁然曰：「吾王宮中插花瓶，尙無此鉅製也。中藏何物？」試以手探之，雙臂齊入壺中，掬出僅一刀圭，而香氣觸腦，諸人噴不可止，咸涕泗滂沱，愈駭怪焉。又見小金錢時辰表，愈愕然不解。予開視之，但覩其輪齒交互，恍然悟曰：「吾國內所製舟車之火輪，不能過也。」因疏奏乃王，

共爲神怪。始則地釘木樁，以鐵纜繫予足，玆則益加防範，深恐予之逸去者。如是約一月有餘，派以五百人輪流服役。其浣洗載水，擔載遺穢等事，每日用馬車三十輛。士女聞信來觀，以廣眼界者，日數千人萬餘人不等。以至廢時失業，趨於惰游。王患之，諭令各處禁止，無得跋涉而來，日荒耕織之務，由是耳根大得清淨，予遂亦安之矣。一日，王特選名士六人，爲教習師，使予學其國之語言文字。初時第學之聲音，而鉤輈格磔，殊苦聱牙。數日後，耳熟能詳，已略爲通曉。惟學時予必側身臥於地，教習者，立予面前，口講指畫，漸覺了了於心。其國中最多書籍，日攜數部來，牙籤錦軸，滿目琳瑯。其書最大者，長一寸，闊六分，小者長僅八分，闊五分而已。字畫微細，若牛毛，若繭絲，映日光看之，略分行款，須覓顯微鏡，方可辨識，逐字咿唔，今則未能隨聲附和也。予暇，每念及當爲脫身計，而別無善策。繼思其待我厚，俟習久之後，訴以苦情，自必甘心釋放也，遂亦相安無事云。

顧其國中日議「人山」之事。一黨人欲設法殺害，謂日費千人俸料於無益之地，國帑不堪其耗糜，雖使民加納「人山」課稅，以資贍給，而閭閻多有怨咨，不如殺卻爲妙。一黨人

謂人山係遠方神靈，天以賜吾國者，是不可殺。一黨人恐下手而事不成，彼必懷鬱憤，他日脫身，且爲吾禍矣。一黨人恐旣殺後，其身過大，將來屍穢薰蒸，國內防有癘疫之疾，不如免之，相臣名佾而者，識量遠大，請於王曰：「諸臣之言皆非也。臣觀人山氣力，直可抵十萬甲兵，方今蠻觸氏大有釁端，船精兵猛，我國無以禦之，倘得人山力，恐不難大獲勝仗，威服鄰封，在此舉也。我先與之盟，觀其意若何，再行定奪可也。」時我已稍通其語矣，王乃率朝官及軍士萬餘人出城，螯弧之旗，低拂苔石；蟬翼之甲，短撐蒲刀；龍輅隱隱，螳臂可當；虎韔鞴鞴，蝸殼是鑲；鼓聲淵咽，羣蛙沸鳴；刀光搖動，飛蠅亂舞；隊伍整肅，侍衛精壯；將至廟門，軍士排列行陣，爲長蛇，爲伏龜，擾擾紛紜時，主旗一揮，士卒遂定，步騎環擁，次序秩然？隊中出一大員，從騎十餘人，皆下馬入廟。與予若酬接然，手捧麟文鳳彩書一卷，告予曰：「此寡君所定國書盟約之詞也。如肯發誓，一遵條款，則可以游行國中，安食厚糈矣。子宜早爲計，毋自誤也。」書曰：「博文國王，與天降人山約盟，自盟之後，兩不相負，如有異心，神實殛之。立約如右：一，人山在國中勿得傷殞人畜，踏壞房屋。二，人山在野外勿得蹴踐樹木，俯拾鳥雀。三，

國中如有水火等災，必須設法堵禦，竭力救援，蓋天降神人，可以迓福弭禍也。四，鄰國有兵戈侵伐等事，必須登壇推轂，借箸請纓，蓋胸蟠武庫，可以禦侮折衝也。五，立功之後，封賞加恩，現在權佩「下大夫」印綬，朝請燕見，均免行禮，聚議於南薰殿庭下，賜席地坐焉。六，以北安寺爲署，進出城廓，均從上越過，以示優禮。七，自盟之後，無得輒生嫌怨，意存蠶食鯨吞，卽國中官商軍民，亦無得妄爲戲侮，致激其怒。八，將來國內承平，再講送歸本國之事，現在無庸議及。」予唯唯。遂插血定誓詞。衆軍士鵲躍鳧藻，吶喊一聲，金鼓大震，繫椿之纜，乃盡解釋，予得放步街衢，無所礙矣。有官請我兀立道中，開兩腿若門闕，令馬步軍士，皆按隊出其下。兵已過半，予適大發嗽，而咯咯一聲，衆盡辟易數十步外，自相踐踏，並有拋棄兵械，張口狂奔者云。

其國王與我相得極歡，有事每與會議；然欲有所言，輒須我偃臥地上，殊不勝轉側匍匐之苦。曾爲予製一衣，蓋用冰蠶繭絲千疋云。其蠶細若女工之繡針，生積冰中，飼紅桑，桑葉色鮮，含露，彷彿新茶之旗鎗。蠶身潔白，熟時，繭如黍米。繅之，合數十縷成一絲。連綴爲衣，蓋用

衣工已數百人焉。暇時，輒看操兵，棘門兒戲亦足解頤也。

忽一日，海岸鐵籠城，傳烽告警，防守將弁，羽檄星馳。王召衆運籌，僉謂宜遣人山往禦。因築壇東郊，計爲壇三層，每層三寸，闊地五尺，四面旗幟戈矛，森然林立，上層則旄麾各二，印綬各一，紅羅寶蓋。王親臨壇下揖。我亦揖。遂躡級以登，王在壇下拜，奉寶勅，相臣上印綬。予時從高俯視，則隊伍排列，如觀西洋畫然。角聲一吹，掣令字旗周壇而揮，則陣法換變，馳突往來，如羣蟻之聚於垤，如水蛟之散於野，紛紛擾擾，雲走風連。及角聲再吹，則各歸方位，寂然無聲。

次日，臨鐵籠城，觀戰船水操。遙望彼岸，隱約間如點墨，如濺珠者，則敵國之金翅百艘，及小艇數百也。計兩島相去僅里許，而風雨波浪，水犀軍殊有戒心。予以意測之，則水尙淺，近崖不過深五尺，漩洄最深之處，當亦祇倍之耳。因思得一法，下令國中，搜括各種細繩，絞成大索一條，其端散頭細繩，留而不結，每一細繩，繫一鐵鈎。我卽手曳大索，卸去內外服，泅水徑渡。約半時許，已抵彼處口岸。但見樓櫓艨艟之類，亦無長逾七八尺者。衆軍士見予徑渡，齊

失聲吶喊，有登岸狂奔者，有入水逃匿者，各鳥獸散，無敢接戰。間有大膽勇士，咸伏舟中，潛施毒弩。予思箭不足懼，特予此時，僅頭浮水面，恐其矢入雙瞳，未免受創而返；適帶有玻璃眼鏡，爰取戴眶上，以爲護身之符，掩心之鏡焉。驍激而射者，亦皆紛紛落水，不能及予身旁。衆驚怪，方不知所措。我遂將拖往之繩，分拋鐵鈎，鈎各着一船尾，用力拽之，而戰艇均係下錨。遂復抽佩刀奮割，一齊牽回。其未及逃逸之軍士，約數百人，各弭首帖耳，無敢竄者。王立鐵籠城相迓，駕虹橋其上。予登城，卽呼「萬歲。」王大悅，立賜分茅列土之封，嗣後四處鄰島，咸歸服焉。

一夜，予正酣睡中，忽聞馬捶打門聲甚急。問之，則王宮失火，幾如阿房之一炬，趣予往援。至則赤焰騰空，黑煙冪地，勢已燎原矣。而汲水奔走者數千人，不絕如織梭來往。奈桶小水少，又無水龍之製，水皆從下潑上，故未能稍壓火勢。時我十分焦燥，因思宮室中皆精潔華麗，頃刻焦土，殊可惋惜。適予日間醉臥，不便溺者已十二時矣，遂解下衣溺之，直如瀑布倒流，長河下注，溺未畢，而火滅。然后妃嬪嬙等均在宮外，咸掩鼻閉目，深惡予之無禮。次日，檢視

各處，則穢氣旁流，濁不可耐，並衣服陳設諸物，均經遭塌狼藉，無從收拾。國王漸不懌矣。又以行走該處田塍窄不容足，每踐踏田中，致傷禾麥，國人又咸不懌矣。予因陳欲歸之意，定議製一舟，徧覓木匠，求各種大樹。奈最高之木，不過七八寸長，刀斧斲削，益加狹短，仿「百衲琴」之式，膠漆凝結，綴成一船，自助斤削之勞，方得告成。約如今小舢板光景，王奉牛羊數十隻，並鼠肝蟲臂，脯臘糗糒之屬，約一月糧。送之登舟。予欲挾取一二人同往，王必不可。乃止。既解纜，乘風半月，抵八百媳婦國。自敍由來。衆不之信。出小牛羊及衣服刀劍示之，始共驚詫。訊予以國俗風土，予曰：「其城郭擁泥爲之，如鶴埕鱗堤，絡繹相接。其房室如鴿籠燕壘，依附相近。冠用豌豆之殼，衣勝雙繭之絲。遺穢小於雀糞，髻尖於筆頭，其書中寫字之法則斜行，蓋法盧之別派也。死時下葬，以頭向地，足向天，謂一萬一千月後，地要翻面，人至彼時，皆出土而再生也。國家法律，十分嚴峻，而治誣控之罪則尤甚，故民間極畏訟，寂無爭鬬之聲。平時賦入甚輕；遇非常事，則隨時加派，亦如今之捐輸例焉。」

自此以後，吳趼人的電術奇談，據說是根據一部日本的小說而寫成的。但是一切的人名、地

名、風俗等，都已變了中國的。只不過一個故事的空架子是日本的。包天笑的馨兒就學記的原本，就是今人新譯的愛的教育的原本。但是馨兒就學記中的人名、地名、風俗等，都已變成中國的了。這兩部書實在是假扮的。

這也不能怪他們不好；實在是因爲在那個時代，非如此不行。據說，明末的耶穌教士，到中國來，有的是穿中國和尙衣服，而自稱爲「西僧。」我也曾親見淸末的耶穌教士到中國來，有的是拖髮辮，穿長袍馬褂。中國人著書，或稱之爲「西儒；」而在上海辦尙賢堂的李佳白則自稱是「美國進士。」但是到了現在，中國人也以穿西裝爲「摩登」了。照此看來，這是整個的社會文化問題，而不單是小說的問題。就小說而言小說，也是整個的小說問題，不是某某一兩個作者的問題。

閒話少說，我們只看前面所引申報上載的兩篇假扮的小說是怎樣，我們就可以知道當日假扮的情形了。

第三節　意譯與林琴南

所謂意譯，就是說明是翻譯的，原作者的姓名國籍也一一註明。但是只不過翻譯原書的大意，原書中人情風俗，和中國相隔太遠的，便被删去了；文法也完全是中國的文法。

意譯的最著名者，當然是林琴南。由他一手介紹到中國來的西洋小說，比任何人爲多。琴南名紓，別號畏廬，琴南是他的字。他是福建、侯官（今閩侯）人，清舉人，生於清、咸豐二年，卒於民國十三年，年七十三歲。他譯西洋小說，大概是從光緒二十年以後起，直到民國十年以後，約三十年，共譯出二百多種。

他的第一部譯本，是茶花女遺事。我曾見茶花女遺事及黑奴籲天錄的木刻本，可知他的最早的幾部譯本，是先有木刻本而後改印鉛字本的。

他的「筆法」，據他自己說是從史、漢中得來的；但是我們讀他的小說，覺得他是得力於唐人「傳奇」處爲多。他的文章，正合著當時候的讀者的眼光，正和嚴又陵（復）用周、秦諸子的「筆法」譯天演論一樣的爲人所歡迎。在那時候，能做這種翻譯的工作的，在哲學方面，只有嚴又陵，在文學方面，幾乎只有林琴南。只可惜林琴南自己不能讀西文，他的翻譯，都是和另一個人

合作的。因此在選擇原本方面，在暸解原意方面，皆不免有所隔膜。當然，他的成績，要比較的不好。但無論如何，他以三十年的時間，譯出二百多種的小說，包括八九國，二十餘著名作家，這不能說不是小說界一種很大的事情。而這一個時期，也不得不說是中國小說界變化很大的一個時期。

林琴南的譯本，大部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起初是編在說部叢書中，後來又重爲整理，編成林譯小說第一集五十九種，九十七册，第二集五十八種，八十九册。但如石麟移月記、利俾瑟戰血餘腥記、滑鐵盧戰血餘腥記、古鬼遺金記……等，未收入林譯小說中的還很多。又有十七種原稿，保留在商務印書館，還沒有出版。有人說，這十七種原稿在一二八時，已被焚燬；這是外間揣測的話，究竟已否被焚，還是疑問。當民國十四年五月間，我曾經手管理此事，但到一二八以後，這事的究竟，我也不清楚咧。

現在將林氏的譯本中比較最有名的幾種，按照原作者的國籍，開列如下，以供參考。

英國

莎士比亞：(Shakespeare) 凱撒遺事 雷差得紀 亨利第四紀 亨利第六紀

地孚：(Defoe) 魯濱孫飄流記

斐魯汀：(Fielding) 洞冥記

史委夫特：(Swift) 海外軒渠錄

卻而司·蘭：(Charles Lamb) 吟邊燕語（即莎士比亞樂府本事）

史蒂文生：(Stevenson) 新天方夜談

狄更司：(Charles Dickens) 賊史 冰雪因緣 滑稽外史 孝女耐兒傳 塊肉餘生述

史各德：(Scott) 撒克遜刧後英雄略 十字軍英雄記 劍底鴛鴦

哈葛德：(Haggard) 迦茵小傳 鬼山狼俠傳 紅礁畫槳錄 煙火馬（尙有其他，共計約二十種。）

科南·道爾：(Conan Doyle) 歇洛克奇案開場 電影樓臺 蛇女士傳 黑太子南征錄（尙有其他，共計約六七種。）

安東尼・賀迫：(Anthony Hope) 西奴林娜小傳

美國

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 拊掌錄 旅行述異 大食故宮餘載

史拖活夫人：(Madam Stowe) 黑奴籲天錄

法國

預勾：(V. Hugo) 雙雄義死錄

大仲馬：(Alexander Dumas) 玉樓花刦 蟹蓮郡主傳

小仲馬：(Alexander Dumas, fils) 巴黎茶花遺事 鸚鵡緣 香鉤情眼 血華鴛鴦枕

伊羅埋心記

巴魯薩：(Balzac) 哀吹錄（係短篇小說集）

挪威

易卜生：(Ibsen) 梅孽

瑞士

威司（Wyss）鵲巢記

西班牙

西萬提斯（Cerventes）魔俠傳

俄國

托爾斯泰（L. Tolstoy）現身說法　人鬼關頭　恨縷情絲（短篇小說集）　羅刹因果錄（短篇小說集）　社會聲影錄（短篇小說集）　情幻（此種係稿本尚未刊行。）

附錄一　希臘

伊索（Aesop）伊索寓言（寓言與小說略有分別，故以此種歸入附錄。）

附錄二　日本

德富健次郎　不如歸（是由西文轉譯而成的。今但說西洋小說，故以此種歸入附錄。）

今再將林譯未刊小說目錄十七種，照錄如下：

書名	原著人	同譯人	册數
孝女履霜記	美國克雷夫人	毛文鍾	一
五丁開山記	法國文魯倭	陳家麟	二
雨雪風毛錄	美國湯沐林森	毛文鍾	一
黄金鑄美錄	美國克雷	毛文鍾	一
口口（原未定名）	英國哈葛得	陳家麟	一
洞冥記續編	英國斐魯汀	陳家麟	一
情橋恨水錄	英國斐爾女士	毛文鍾	一
情窩	美國惠而東夫人	毛文鍾	一
奴星敍傳	法國洛沙子	陳家麟	一
奴星敍傳續編	法國洛沙子	陳家麟	一
金鏤衣	美國克雷女士	毛文鍾	一

軍前瑣語	法國馬路亞	毛文鍾	一
情幻	俄國托爾斯泰	陳家麟	一
學生風月鑑	法國大仲馬	王慶通	一
眇郎喋血錄	英國柯克粹	陳家麟	一
夏馬城炸鬼記	英國哈葛得	陳家麟	一
鳳藻皇后小紀	美國克雷夫人	毛文鍾	二

以上十七種共十九册，稿原藏商務印書館，未刊行。一二八之難以後，未知如何。

第四節　五四運動以後的直譯

所謂直譯，就是照原書老老實實的譯出來。不但是極力的保存原有的事實，也極力保存原有的文字的結構，並作者的風格。他們的口號是「忠實，」就是對於原作者要負「忠實」的責任。

這種辦法，在清宣統時，周作人曾經嘗試過一次。但是，因爲時期沒有到而失敗了。周作人在那時候曾經譯過一本短篇小說，名叫域外小說集，就是採取直譯的辦法。不過，在那時候竟沒有人要看。不但是直譯式的文法他們看不慣，就是短篇的方式也爲一般人所不歡迎，因爲短篇的好處，他們不能瞭解，他們說是平淡無奇，有頭無尾。

直到五四運動以後，文學研究會跟著產生了，他們才極力的主張直譯，反對意譯。在文學研究會初成立時，他們曾有一種計劃，對於西洋的小說，及其他文學，作一個有系統的介紹。（林琴南的介紹，是沒有系統的）但後來不能一一實行，只不過比較的有系統的紹介了許多名著。

直譯，在他們又名爲「歐化」。但「歐化」這個名詞，比直譯要廣泛得多。不問是翻譯或是創作，只要是學西洋文法的，都可稱爲「歐化」；若直譯二字，只有翻譯適用。直譯的好處，固然是忠實；而直譯的壞處，就是生硬，甚至於看不懂。我們所以需要翻譯，本來是供給不懂西文的人讀的，至如譯到看不懂，豈不是全失了翻譯的效用。若謂須先懂得一點西洋的文法，然後能讀直譯的書；如此，何不再加一點功夫，直接讀原文？又需要翻譯做甚麽？總之，「歐化」決不是絕對不可能

的，直譯決不是絕對不需要的；但總不能太過分。創作的小說，除了極小的一部外，都不宜於「歐化。」譬如寫一個中國舊式的所謂讀書人，寫一個中國農人，從他們的口中，說出許多的「歐化」的語來，這樣，誰也知道是不對的。但是我並不完全反對，我以爲在相當的範圍以內，仍就是適用。

這時候文學研究會諸人及其他翻譯者所譯的小說在選擇原本的方面，是不差的；在瞭解原意方面，雖不敢說怎樣深刻，但比林琴南總是好得多，因爲林琴南自己不識西文。

我們可以說：在林琴南以前，中國人不曾知道西洋有文學。（識西文的當然是例外）在「五四」以前，中國人不曾認識西洋小說的眞面目。

在這時期內，我們除了認識西洋小說的眞面目以外；還有人介紹了關於「小說原理」的西洋書，使我們更能瞭解小說是甚麽。也有人做了許多的整理中國小說史的工作。

第五節　受了西洋小說影響後的創作

受了西洋小說以後的創作，可以說在五四運動以後就開始，但到最近數年來才十分成熟。

我們是嚴格的說眞好的作品還是不多但已經在二千年來的中國小說界中，自行創造了一種新的體裁了。

這種小說在「形」的方面說，是創造了一種新的體裁，話很簡單，沒有甚麼複雜問題。在「質」的方面說，是比較的複雜些。就是各有各的不同的背景。最初是以「新思潮」爲背景，後來變成以社會主義爲背景，再後有以民族主義爲背景的，有以「普羅」爲背景的。這些已經不是單純的文學問題，已經牽涉到社會、政治方面去了。我在這裏單講文學，單講小說所以關於這些話不能多講，這一章從此結束。

第八章　總結

我們讀完了上面各章所講的話，我們對於中國的所謂「小說」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現在再把他簡單的複述如下，以便一覽。

(一)中國古代所謂「小說」是指一種不重要，不莊重，供人娛樂，給人消遣的文字。

(二)中國在古代，對於「小說」二字，界限太寬，所以有許多的他種作品都可以混稱「小說」。(如極短的筆記和隨感錄)

(三)在唐以前，「小說」不曾成爲一種體裁。換一句話說，就是「小說」的「形」的方面，和普通的紀事的文，沒有分別。

(四)自從唐人的「傳奇」產生了，乃自己成爲一種體裁了。自從宋人的「平話」產生

了，又自己成爲一種體裁了。「傳奇」和「平話」是兩個專門名詞，我們就可以拿這兩個名詞來，分別稱呼這兩種作品，而不必混稱「小說。」

（五）唐人的「傳奇，」和宋人的「平話，」都是一個時期的特產。在小說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價值。但到現在只宜讀讀，不能學他作。學他那樣的作品，無論如何，是不會有大的貢獻的。

（六）清人的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也算是一種創作，也是一個時代的特產。但沒有一個獨立的名稱，而且也有小部分，（如話說且說之類）脫不了「平話」的積習。（實在已不是平話了）

（七）自從西洋小說輸入中國以後，才使中國的文人看重「小說，」認爲他是文學中重要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大變化。

（八）自從林琴南大量的介紹西洋小說到中國來，才使中國人普遍的知道西洋也有好的小說。

（九）自從五四運動以後，第二次大量的介紹西洋小說到中國來，才使中國的讀者認識

西洋小說的眞面目。

（一〇）最近十年來，中國人的創作已和西洋小說走上一條路。單就中國方面說，是一種空前的創作。若就全世界上說，還只是學人家，而不是獨立的創造。

（一一）我們在今日，雖不能再作「傳奇」及「平話」，但是我們須承認他們有歷史上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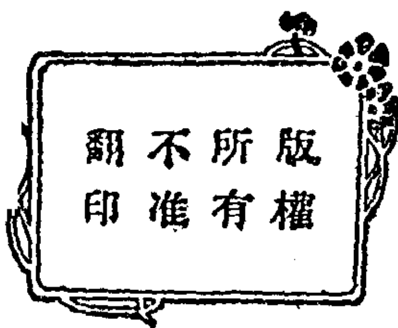
（一二）我們以後，在小說方面，能不能再有一種新的創作？（是中國以前所沒有的；也是世界任何一國所沒有的。）這是我們所應當努力的！

1934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印刷

中國小說概論（全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胡懷琛
發行者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陸高誼
出版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世界

